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祭文

莆守汪宗博

元春

僕緣烏石得公而友烏石於公知公最久十載睽離于
京再見語及烏石必愴顏面每嘆平生受恩此老不知
何年一哭宿草僕時戲言壺山勝處輟班暫游此為便
路我歸三年公始再轉忽詭民庸果如所願暨來語余

頗覺慰意曰子前言殆幾縣記我固知公襟誼可敬尤
知其賢必有美政一聞下車事事駭俗遠近傳夸如包
孝肅落公之筆若神授手干公以私誰敢啟口呼民如
兒据案書牘片語可傳勝負俱服首營羅舟盡却例冊
廚寒無煙飯喜以麥吏曰神明民曰父母天乎何其遽
爾奪去四境哀號曰莆無福香華連連躋堂以哭或尤
火攻或嘆食少曰我史君何幸而天凡仕于今無論饕
墨巧則邀名隋則逃責公胡介然皎皎自異豈神亦憎
不爾奚累千里喪還囊無餘孔生者何依死者何送昨
溪曲我持此觴徒酌以哭千載須臾名存身沒何嗟乎
公惜此人物

梁秘閣 應庚

君為先輩登名四紀漫焉而仕俄焉而止向也為貧五
就賓幕乃心冥鴻揮手薦鶚知己非無兩在釣軸拂衣
往還甘老駒谷晚遭明時寵以中秘身外虛名君亦何
意小圃當門有梅有竹觴詠自娛無所不足九十之年
愈老愈健如仙地行舉國所羨楚東為僚一見知敬交
虞齋續集

久而親婁至三徑愛客苟留度度如是書來溪干不知
凡幾去秋之殘忽以病諗亟問急酌初不伏枕續聞小
車亦既出戶方喜君安忽得君訃哀哉斯人遽爾仙去
君骨非凡必有歸處君乎何憾我惜此友寓情一誅寸
心何有我雖哀慵義當往哭先馳此卮有淚盈掬

常東軒 挺

公早以文名曉以節著奏賦如班楊牧民如召杜莪冠
則鄒陳當制則燕許既受知於兩朝猶屹立之一柱何
厚積之未施乃見奪之許遽嘗觀公之平生蓋以道而

出處莫難於曩歲之塗歸莫榮於此時之引去彼璫何
入惟寵是怙既斥以憑城之孤重來如此出柙之虎豈
聖世之清明容此曹之號舞衆方噤而詭隨公獨奮而
力拒雖申札之婁盼抗累奏而不住帝亦何心臺已有
疏固省闈之暫違實宸旒所簡注俄當饋以興思痛憑
几之移銜遺之嗣皇擢以政路朝方喜而登賢公亦義
而報主不能憖遺此酷何愬思累朝之前脩就兩地而
歷數治平有歐天聖有魯皆垂譽於初元豈必立於宰
府以方之公何愧於古惟賤子之納交寔同游于齋序

每握手以相歡至忘形而爾汝溫陵之歸再見溪干之
別三暑餘年分守於阨窮一字不到於公所愧公多情
逢人寄語墨猶濕於近書事莫慘於遠計方得請于前
帝忽遺形於江滸嗟何惜于刁塵亦等是於逆旅義當
哭臨道苦脩阻素車之願以老違卮酒之微以誠寓悵
交情之柰何徒隕涕以如雨

甫守監簿陳所翁

千年百年豪傑能幾我觀所翁則其人矣興託之勝凌
霜喻霞才思之妙舒英吐葩少作流傳誦不容口老筆

縱橫醉不停手名固我予才固我竒即其蘊抱智者伊
誰一第中年世路何蹇蒼底重來緣法何淺生平學問
所試幾何豈伊才名能爾折磨壺山一麾未至而尼歲
晚雖貧吟傲自適去冬過我紫帽是還僅能兩夕笑語
溪干祠壁留題醉墨猶濕後約未酬至此何及翁乎已
矣已矣翁乎身前百恨可付一吁其迂似夸其簡似亢
亦以此名此以此謗僕緣息味一見而親愈久愈篤豈
伊同升中間相望離合屢只每一相逢雀躍拊髀翁今
何往再見何時惜此人物胡不悲太白曼卿不仙則已

果如所傳翁必不死義當一慟曷日願諧寓情先此於
乎痛哉

後村劉尚書

嗚呼先生胡忍遺世梁傾嶽摧龍亡虎逝嗚呼天其喪
斯文乎國不遺一老乎四方之士何所就正乎吾黨之
友何所問業乎光爭日月之文僅止三百卷乎幽泣鬼
神之詩不許足萬首乎斗南文星其隕而為石乎壺公
玉色其蒼如岷岷乎公於先皇受知殊特錫第以寶跼
序文以奎畫其感恩而從於地下乎嗣聖於公眷亦深

厚進班于老龍待公以黃耆不待乞言而棄人間乎西
山南塘公知己鐵菴曜軒公端友其將往而同游乎騎
箕者傳為奎者蘇抑公雖去而不死乎僕從公久近四
十年書藏幾篋詩知幾編乎平生相與似有宿緣論文縷
入析理機玄公才之大我時攻堅我學之癖公幾近禪
有瑕必摘靡精不研公嘗謂我休戚同焉公子吾子如
一家然歲在乙丑訪公留連登辟支之頂宿壽溪之邊
同吟即事獨妙數聯續聞目青致藥萬錢柰何書月至
死弗痊邇者問訊于燈夕前小阮惠報知公沉綿走僕

數四夙夜縣縣俄而得訃淚灑如泉義當往哭春猶未
暄馳此一酌姑為之先二品之貴八袞之延謂公何憾
未為知言公未瑞世公公飛仙斯文何抑後學稱冤我
為此誄悲懷曷宣邦之殄瘁柰何乎天

謁考塘外祖墳

幼來外家及拜王母母憐其孤是愛是拊既長飄零游
學天北夫人之喪遠望而哭歲在壬辰始謁墳下追惟
舊恩有淚如瀉後十五年叨此假守酌奠與偕吾母吾
舅人世空蒼翕然聚散回首於今可柰哀嘆挈挈壺觴

僕僕來止髮已如霜嗣至能幾宰木其崇孫曾是荷尚
期千載積善之報

謁二舅墳

少也孤苦母舅是憐時來就學誨飭拳拳僥踰叨竊敢
昧由緣官游南北歲月易遷不拜堂下二十六年中慙
假守徼福自天儒雅之集團藥母前易番還里偶以病
纏舅別吾母實來溪邊自此一間雲山連連聞舅之訃
寸心欲然吊祭弗及遙望涕漣雖有書此情易宣甥今
老矣有髮如綿持此一酌于舅之阡宿草不哭徒飲淚

馬

前高安林縣尉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燈窗勤勤蚤
歲雙宇所幾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綠其衣風木
之感言之涕洟黃綬而西聊復爾耳三易郡侯非不知
已霜臺一剡方爾萌芽春雖有信梅猶未花俄爾書來
以歸檄告我復其書僕猶未到何恙靡已遽隕其身拖
紳鳴玉世果何人君於交游夙有美譽久室 通又厄
以數士非僥隱孰不求名如斯而已亦曰有成人世空

蒼短長皆夢底許匆匆則亦可痛總維一慟宜速而遲
亟醉以告云胡不悲

後村墓祭

此山之藏公所自築有峯其封夾以華屋有檜有松有
梅有公公常自來客亦同宿生而身游歿而魄復此公
所安誰議改卜諸孤能賢不惑流俗吉日良時于焉埋
玉下馬之陵今在城北來者按圖問此宰木惟我於公
情同骨肉原頭送車義當追逐叨恩誤除有旨詔趣小
草自慚行裝已束區區數言薄露心曲猶子厚余託為

宣讀傷哉柰何有淚盈掬公其亮之歎此魚菽

後坡林吏部祭文

於乎後坡如斯柰何浮榮能幾掣電逝波人世匆匆千
載一夢雖則云然柰何不痛公於三舍如狩獲麟詞華
俱妙尤以賦名崢嶸乙科顯晦三紀豈不登朝豈無知
已既歌于薦猶泳海沂後先三入始謂逢時朱邱談經
紫宸對疏胸中光芒於此畧吐銓曹既擢帝眷方濃云
胡雅志詭以民庸自謂丞郎法當外補寓書語余欲小
結累朝有公議亦曰予麾雖俞心去猶幾云歸朱幡方
迎易以丹旄天果如何予奪莫料如玉其德如錦其文
胡不持素胡不演綸世雖多才公豈易得袞袞羣飛於
公何嗚嗚公猶可能不怒遺江干一蛻行路嗟悲矧我
于公情同手足別我入京過我一宿班行三載有雁必
書近墨猶濕幽明頓殊我注南華公所酷喜非苟喜之
忱有悟已經言物化擊節不休公今何往為蝶為周我
每思公狂欲大叫輻車既還病阻往吊述情卮酒一字
一吁縱令宿草敢廢生芻

一十卷今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一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墓誌銘

將仕林君父子墓誌銘

三溪之南昔有隱君子廬于古榕之陰曰林氏余識其
其四世矣若君之父子余實加敬愛焉君諱鶚翁字朝
叔早事樂軒于西軒頗能場屋語年三十杜門如處女
動守繩度不苟言笑築樓于其居面挹西南諸峰梅荔

列牆左右余為名曰登明時引接賓友壺觴其間於世
泊如也無親疎遠近皆曰德人延師教子尤盡禮裸督
甚嚴故諸子皆穎出少孤終鮮母子相守四十五年孝
養甚至潘夫人卒歲時悲慕不已咸淳丙寅正月三日
以疾終享年五十六補將仕郎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張
氏男子二俱登仕郎曾其長也浚漕貢進士女一人適
俞慶嗣鄉貢進士曾字甲父北角聰明出羣兒既長恂
恂如也于人不志友從余學易春秋頗有得余築三文
書舍溪干致名師聚學侶曾居其中下筆多奇語同舍

推先之將仕病執藥餌不頃刻離居喪哀毀骨立卒哭
猶往來課藝不輟俄以怯病卒後翁一年丁卯四月也
年三十一朋友入哭皆慟余尤痛悼之娶余弟義女一
男某方齠戊辰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寅與將仕共葬董
滌東灣山之原嗚乎傷哉先是壬戌余待罪秘書監乞
以元士一階貶秩網山林先生樂軒陳先生既特贈迪
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易名余又疏于朝以二師嗣皆
絕旁支無一家乞從諸生僉議立後朝家念之然二師
松楸僅存斷垣敗屋不守歸謀諸人無肯即者朝叔慨

狀曰曹守三文之學文介吾宗也願以在藉田分其半
為文介尸俾曹承祀焉白之臺府諸使義其為皆奮筆
褒許於是甲父為文介直下孫而文遠亦得嗣君實倡
之鄉之舊門人喜網山之有傳也共植革表于其廬之
右扁曰文介坊余方冀其有成以振遺緒而天嗇之迺
竟爾嗚呼傷哉浚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冢舍尤謹哀其
父兄不得年涕泣以銘請余廢食投淚序而銘之銘曰
結廬何年松陰翳翳自我識之修已四世有德必年胡
夭而逝哀哀何心銘此翁季矧曰曹乎文介之裔

適軒黃君墓誌銘

永陽龍嶼黃革叟遯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
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趣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
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
藁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瑟有蕭
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
學鄙夷流俗緇黃^占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
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
見其半為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翰寫已

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期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
六日終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鄰
山弟某來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
父子於溪上糾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
皆以遠業期之今止爾傷哉余初記鄰山菴又銘朴齋
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息感今懷昔能不慨
狀遂廢一食為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眈于進其適者哦不羨何

欠不求何遭畸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梁秘閣墓誌銘

咸淳四年十有二月有八日秘閣梁公卒年九十一余
未能遠吊為文馳哭之其孤以書復曰前數載吾父治
窆買棺百需具矣且預為遺令曰銘我必竹溪吾兄弟
未忍死吾父朝晡守柩哭如生存吾族親友乃以陰陽
說語余謂葬莫難于得日失此眷恐其期愈緩非孝也
吾兄弟且哀且惧又相與謀曰葬必銘得葬不得銘如
不葬死之日何以見吾父期逼柰何余讀而悲之不忍

辭恨本末未詳姑紀其大者梁著姓也其系遠世居三
山閩縣曾大父德昭妣陳氏大父成慶妣王氏父元輔
贈承仕郎妣林氏贈孺人公諱應庚字本仁自號止堂
生有異質早著文聲交游皆前一輩聞人二十四拔解
鄉漕寶慶丙戌始擢第孺人老矣公既得簿泉之南安
易請祠祿以養甫三載孺人卒公哀哭自誓曰母亡矣
吾何仕終歲不入京汀守李公華高其行以武平簿辟
邑瘴鄉盜窟前至者多死公感其知己勉為一出俄攝
令四勦強寇一廉如冰霜民德之呼慈父繼守右司張

公紳以勞績上得旨循一資與堂除差遣丁酉陞從政
五月循文林堂差江西節制司準遣丙申改辟兵鈐司
峒寇作公宣力多太守胡公泓又以勞績上得旨與陞
擢鈐司無歲薦將以郡判改奏公辭之甲辰堂差都大
司準遣胡適居豸府又薦不報公官情愈薄矣泉使訥
齋程公憲使後村劉公皆授以京削苦辭不受二公列
薦于朝又有堂除之命秩將滿訥齋辟留陞檢察二公
召余與蔡久軒俱在番其不可挽者如故癸丑堂差幹
辦江西帥司漕使浩堂翁公以上賓禮之時納齋入相

久軒與政矣方屬意料理之公急告老不得已如其請
乙卯甫一考就轉通直郎賜緋魚致仕浩堂大書見一
二字贈之公歸築圃當門名以三徑吏書節齋陳公書
其扁鄉帥矩山徐公架見一堂圃中余為之記癸亥矩
山為大儀以孝廉奏除直秘閣余適待罪西掖制詞余
所草也朝野榮之丁卯陽岩洪公帥吾閩又以鄉諸老
狀聞更乞褒擢未報而公逝矣公雖五為使客世味泊
然殊非所樂歲晚得閑即三徑之間為窩曰安樂為亭
曰玉堂何似為室曰村田樂往來吟奕客至即飲步履

視聽如少年人自以為身退而力強造乘除之賜余居
居隔一江相去四舍嘗三至其廬留必旬日對語超然
無一點塵翳然公忠孝人也用世才畧甚長憂愛猶至
時有所聞稍異必仰天嗟惜不已端平丙申裡夕雷雨
一疏幾千言皆冰人語癸亥致書廟堂條內外之弊剴
切當事情聞者益敬之始知公雖樂于退老而一念之
忠不忘也余嘗謂仕而去有幾有以折腰為屈而去者
有掛冠畏禍而去者有墮笏自憊而去者有買山資足
而去者心游上幕何屈明時何畏強于力何憊貧而廉

何由^足由然而就舒舒然而去愛士者求我我辭焉當國
國者致我我避焉漫乎仕有元次山之風確乎止有邴
曼容之志陽岩之誄有曰早不求舉晚為逸民如公高
尚世有幾人真篤論也余自楚東為僚知其心而愛之
閑居相望倡訓之筆還往之書成帙矣去秋聞以蹶傷
亟問亟答殊無它苦輿以兩竹日涉自如忽以訃傳曰
俄而逝吁惜哉死生之際亦異矣今以己巳中春八日
甲申葬公龍窟山之岡娶林氏贈孺人先公歿三十有
一年合窆焉治命也三之垓國安寅之二孫壯孫定孫
女孫七是宜銘銘曰
五墓之游三徑之適名齊二疏壽踰九袞彼窟誰營崇
以數尺彼車何送來者千百老而康強去不寢疾幾能
如斯允矣見一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善堅世居福清蘇溪湖北計議陳公煥其父也
儀真貳車邱公升其夫也莆陽李曹應甲其子也儀真
歿理曹方亂夫人守貧課其學壬戌擢兵科夫人喜曰
吾無愧吾夫矣尉崇安夫人訓尤嚴每曰重囚之死生

羣盜之重輕其獄自尉始是之不審徒廉爾秩滿得椽
夫人頗以便家喜歸至建驟得疾隨愈抵舍如常時無
何疾仍作年七十二卒之日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
日也儀真兩娶前夫人林氏一女夫人一男二女庶子
一女一男應斗治命為其弟并後四壻登仕郎吳之遂
武經大夫淮西副總管李應龍顏襲公黃褒一孫真錫
儀真于余同里同師又同年進士余嘗狀其本末矣葬
龍山先夫人二十八年卜以九月十七日祔甲也以銘
請余曰夫人盛年娶貧自守有共姜之節焉拊諸息其
愛均有程母之慈焉訓理曹以學進有翟母之賢焉是
可銘也已銘曰
娶而居成其孤老而殂從其夫驥有馭大其閭遲有需
榮其墟

潘左藏墓誌銘

咸淳五年五月十五日靖州太守左藏開國潘公年八
十九卒其孤公助以狀來請銘曰此吾兄告院公湜所
作也余讀之悚然曰公輩行高而得閑久余後進也景
定甲子始拜公于里第挹其容聽其言知其為鉅人長

德也而公于湖湘知名許早治兵科敵獨有古名將之風賞不償勞以老自遜世之負公多矣而略無幾微見於辭色賢矣哉遂敘次而銘之余雖荒拙忝前史官盍紀其事庶公之尚有傳也惟長樂之潘為閩大姓實長唐御史中丞季旬之後徙而城居着籍閩邑衣冠之盛自五世祖通奉公常始宣義郎建州教授贈朝議師孔於公為曾王父朝奉郎肇慶府贈太中飛英于公為王父晦翁以種德名其堂者是也朝奉大夫兵部郎中贈銀青光祿子韶則公皇孝考也銀青三室前後兩朱氏公

母周夫人以夢得之生而三乳頗有異質銀青酷愛之初補將仕郎銀青歿事繼母人以伯竒悲之屏而不怨嘉定辛未銓調常德龍陽尉朱夫人歿終喪為黃岩買納鹽場以廉謹得譽丞郴桂東時東南盜作如蟪如蝟江西舒慶二黃十五吾閩晏頭陀羅五官郴之高垓衡之妙甫則扶友嵩謝了員包全李纂九皆其最桀頡者也自紹定乙丑朝廷調兵遣江西舒慶二黃十五吾閩晏將憂勞凡數載此邑萬山之中為湖南江西廣東三路門戶乃黑風洞羅李二巨賊窟穴也其民暴悍易動小忤意則刀鞘四起臺閩以

公辟公曰辭難非義也慷慨就職一以赤子待之民安其政俄桂陽寇急權令盛桂以城危告公曰解圍不如擣虛自提官軍義勇入戰洞中簿尉何琛死于陣公之氣愈厲相持岩谷數日出奇掩襲高垓賊先奔諸黨隨潰桂陽圍遂解諸公益知其能遂以招撫一委之公曰屈以力易得其心難吾為張網可也單車造賊地不以兵自隨羣獠章章競出迎拜曰我儂非敢弄兵以自速禍常時不堪侵枉使我至此公生佛也今惟令是從公停馬留食與語惻惻然曉譬以逆順禍福聞者相顧泣

下送公還邑巢落幾空辭拜之際有出而言者曰我儂何以報公苟有驅令願為朝廷盡死力皆舉手加額而去諸峒聞風相繼聽命公知其可用矣適廬陵守趙公彥覃江西憲魏公大有以檄求援公遣七甲義士助之於是舒慶二自隕黃十五乞降臺閩皆以義士功居多爭上其事得旨因任改官理為須入仍與陞擢差遣公又為之儲粟治藥初立義塚使飢者病者死者有資焉然有傷死事之家旌孝婦之節以揉其心新學校之宮還教導之員以回其習于時蠻俗為之一變添差通判

潭州朝廷知公得溪洞之心留之於此蓋有待也嘉熙
丁酉韃為邊禍烈史制垣檄公以七甲三洞策應公即
日就道點集壯勇八百人直抵壽昌突圍以進虜酋驚
顧曰赤脚蠻兵來矣或守月城或戰清淮門我軍婁捷
虜遂退制府上功得旨全軍補轉三官資赤脚蠻之聲
遂振於境外當是時公之名于兵間何如也秩滿除監
左藏東庫人謂公卿用矣無何出守潯州衆以為訝而
公自視猶若畝然在郡孜孜如理家事以嶺民去天遠
疾痛不得上聞切切然毛縷診治之損例卷損浮費代

其民輸夏稅一年帥謝公遠狀公治行累數百言上之
不報繼知韶州以父諱辭改梅州末上朝以黃平為慮
改知靖州公亦喜於自用初公以潯陞辭授漢唐蒙晉
董元二事痛言蜀廣可通之路點鬱其下之江時幹腹
之傳未的也先事之見已如著龜及抵渠陽訪求大理
自杞蹊徑嚴如防邊曾未三月以侍御史周坦疏罷公
論惜之歸食崇道祿尋擢廣東參議官時有諫官居寓
里者欲請大奚山墾田同僚憚其聲勢噤斷閣筆公獨
奮然曰此盜窟也居海中心昔在淳熙為朝廷憂甚久

幸而鋤蕪不許生聚種植其間著在令甲是烏可許其事遂寢聞者避之公諱周伯字宗之莊重沉默即之粹狀無蘄崖異之行與人極和易居官不求赫赫譽而人自稱之間闕盜賊叢中十一年不徙邑勞績著甚亦既登朝隨以一麾而去其在渠陽甫為邊計而又斥之史之當國其失士大氏如此老留瘴嶺非其所樂於是慨然歸而請老矣至於開慶之元湖廣蠡汭向公所藉之士赫然有聞臨陣爭先多為朝廷死節而主其兵者羅詮亦公在邑時薦之帥垣留之飛虎者也縉紳之士以

此為譽而公絕口不自言公朝亦無知者此余所以為公恨也優游里社歲晚康寧人以為造物所報門無襍客時與鄰曲年德相若者往來樂以憂至於沒齒人無遠近以潘佛稱尚德哉若人也積階朝議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劉氏繼趙氏庸齋忠清公女兄也子三人長公湜故通判撫州次公助漳州推官次公岳將仕郎女二人楊某趙某其倩也孫男四人成祖將仕郎廣祖興祖彰祖女孫四人其年七月二十有八日葬洪塘山之原銘曰士於今世患不知兵既仁且勇如公

幾人一紀于柳七甲三洞何以得之惟公所用彼獠所
穴白刃如林單車直詣示以赤心人獮以禽我視如子
所以其人為公歿死援淮之役自將往還虜亦憚之曰
赤脚蠻上功雖頻賞功何薄曾是登畿亦爾落落天南
何所一再易麾渠陽甫至又以斥歸邊猶未寧此偉士
俾之得閑幾二十襁勞而不報所得者年一身之嗇百
世之延伊昔公家名以種德是又種之以銘以勒

劉夫人墓誌銘

夫人之子必鑿辱與吾子泳游且嘗問詩於余余愛之

己巳秋居夫人之喪識其事與家世銘狀介泳以來且
曰吾父沒鑿也釋不得銘今吾母棄我不銘不子矣余
讀而悲之抑自念曰夫人之二祖龍溪東萊寔銘之余
何敢雖朕不忍辭也夫人生名家自荆溪徙武川舊矣
高祖光祿公諱滂太常博士守盱江全家死于難汪公
藻合諸賢奏其事 高皇帝惻然優贈之汪為誌辭甚
哀曾祖梧州刺史諱墉早退有重名呂公祖謙甚高之
祖上元令諱續父諱琮母趙氏房公元孫歸于趙朱陳
之好也夫人諱孟溫幼小有見聞言動應繩準在家為

賢女既孀為賢婦既嫠為賢母檢法登己丑第初調晉
陵尉嚴陵征官皆以憂不及上再調丹徒簿秩滿為毗
陵錄參政差浙西檢法官將就班卒官下生事索如也
夫人奉其轡以歸為塋為菴事事整集痛其夫之出門
折軸也勤苦治生以起家屬其子鑿幼章句自授之稍
長延師極勤敬既壯縱遊四方取友當世豪俊費雖厚
不靳時以聞人相與言歸白膝下夫人喜見顏色必勉
以母倦初檢法該祖澤遜其弟撫州汝船之子撫州痛
其兄迄以遺澤奏嫠也丙寅銓得痛州海門簿夫人每

訓之曰汝曾王父鼓院王父司理與汝父皆由科目選
不應以此自畫也海門將問戍夫人以疾卒夫人嫠居
二十年治家如烈士教子如嚴師自飭去其華時祀竭
其敬接內外姻族有恩待賓親上下有禮戊辰上元中
夕俄感疾危甚禱而愈謂嫠曰吾為終計百需已具今
雖精強明年今日猶及見否言之不戚若有前知達矣
哉生嘉泰四年卒咸淳五年其日正月初六日是歲冬
季庚寅合葬于太平鄉白峯講堂山之原男鑿也孫良

畱銘曰

嫠之劉唐巨族以節名死光祿世積隆其文郁夫人生
陶染孰婦德全慈訓篤嫠而居儉以足二十年甘守獨
一甲子餘數六養有期臯不復講山原為夫卜祔于茲
後來福

徑山偃溪佛智禪師塔銘

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徑山佛智禪師廣聞示寂遺奏
聞十皇帝悼惜賜錢助葬塔在大明山下以大明菴御
書其扁且給田以食守者嗚呼盛矣非師能賢穆陵豈
輕界哉師于余為鄉人初得其名於鄭丞相所為偃溪

序壬戌還朝始見于京踈眉秀目哆口豐頤道貌粹然
出語有味益敬之東澗侍郎湯公於帥尤稔每相與言
其賢方病即以書別余與東澗俱為文以奠之東澗筆
甚竒南歸五載其徒普暉未溪上乞銘狀曰帥侯官林
家子世業儒母陳氏夢僧伽振錫入其室娠而生師貌
與像肖人曰僧伽再來也劔負未言見佛即合瓜稍長
誦書如流年十五父母以夙緣俾從小父智隆于宛陵
廣孝十八受戒具初謁印鐵牛印名具眼深竒之曰法
棟也徧參諸老與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卒嗣琰浙

翁初見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隱去再見於雙徑翁
知梅將熟矣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前聞更三轉將入
雲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語
師將啟吻翁挂止之平生疑情篋下冰釋機鋒自是不
可當叢林曰有兩浙翁矣紹定戊子四明制閩胡公以
小淨慈致之郡有貴公謀竈寺後時安晚當國師以詩
馳白即行相苦留之事遂止無何移住香山相功德寺
也相還里又移城之萬壽貴卿名士爭先從游晚每至
忘歸為師作序此時也乙巳雪竇虛榻制閩顏公以師

聞如奏勅下此山給勅自師始 上又親灑應夢名山
四字以賜戊申移育王辛亥移淨慈時教家有挾坐禪
宗上師奏疏百言脩析明備 上是之詔仍舊時璫熅

方熾師以理折聞者敬服甲寅移徑山寺更兩燼而復
始務速成傾漏相仍日費苴補師始至歲仍儉輟衣孟
以瞻來者廚堂忽敗撤而新獨雄于一寺其有為之功
不苟類此庚申賜號佛智舊莊二所指水為田東餉按
籍索租害此寺二紀師為奏免踰年又以和糴病告穆
陵雅敬師每請必俞師雖於世泊然而所居利興弊革

不可盡書賢矣哉連住八山幾四十年誘納其徒證悟者衆海東夷相叩讀書沓至師之道化遠矣病中危坐如常時問疾往來與語不倦將終獨以急明已事為門人戒侍僧求偈靡去益請書十六字而化時方炎夏飛霞紛紛非積行所感乎住世七十五年五十八夏其壽若臘與佛日同金書菴名共一明字聞者異之師襟量素宏與人和易所至緇徒雲集敬慕之沒齒無疾聲遽色遇事雖劇處之如不遇逼而成隨願必應他人不可學也或疑主法過慈其弊也弛余曰百丈規則嚴南陽

門戶大臨濟峻峭雪峰粹夷教雖不同其道一也師以身率何弛云余雖交師晚而知師深是宜銘銘曰振錫何人再來何故夢覺何分歸游何處無為有為一手呈露全提半提八會言句我玩我珠無汝喜怒汝傳汝薪自我來公大明峰前遺蛻所寓枯木衆中法髓誰付金字扁題龍君呵護百世之藏與龍共住

鼓山愚谷佛慧禪師塔銘

愚谷名元智枯禪法子密菴二世孫也枯禪道眼高師初從枯禪于鳳山叩請甚勤禪已竒之去而游方謁浙

翁瓊于雙徑謁少林松于北山留掌有記有聲稱少移林
徑山枯禪嗣席師喜曰青鳳山前事未竟今竟矣禪至
仍掌記俄而機契萬境如如禪移天童甫至而寂師往
奠有偈甚悲其詞曰擬擘春雲作錢楮傳徧諸方曰石
屏風又題破矣歸留南北頗久妙峰石田皆以座元晚
之石田病貴璫當至俾師領客璫有數問師與語要而
明璫以密聞名徹中禁其人約師一見師力辭之一衆
驚服嘉熙己亥出住吳門薦福移翠峯又移毗陵芙蓉
道價日隆辭歸靈隱寶祐某年泉守以法石致三夏遷

西禪寺久廢師興之增築二莊海田曰福清太寧長樂
樂大澤居六年俄退席踰歲帥閩竹居王公移處劣崩
甫一夏以病告退老東菴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趺坐
書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于鼓山南院帥生薛
氏世為長溪儒家廉村薛補闕之後年十四治書筆穎
出非其所好出家邑之清潭二十受具道貌充然識踐
兼美淳涵愈富退歛若虛和而有容犯亦不校其所造
詣未易涯涘余初得師於冷泉余老溪上師自法石北
來一見良喜自此書問不絕師素寡言每見默然以意

相怡悅余多方外友師尤質重者也師沒三載其門人
九峰某謁銘於我語愴然曰吾無以報吾師師不得銘
吾弗子也余知師之賢而多某之義遂為銘曰
歆然而虛雖有若無是曰愚淡然而足雖下不辱是曰
谷有劣其崇有萃其封我誌此翁

前天竺住持同菴法師塔銘

錢塘上天竺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猶五山之
雙徑焉况是六龍駐蹕大士之奉尤嚴主席之來必有
宸命疇咨聲望畀予不輕故先後相承多其宗大尊宿

若同菴則其一也師諱允憲越之暨陽劉家子母楊氏
夢僧入室而師生以為再來人也少即緇之初游育王
有老衲具眼曰子緣在台宗且教以鄉往遂從逸堂某
於西山又從北峯某于超果精勤十載洞造其微於是
學侶奔趨爭就爐鍾名山虛席迭求致焉自台大龍歷
秀廣福與台白蓮遂由鄞之延慶擢主上竺乃探名於
大士得之師嘗兩為座元一衆心服居八載軌行之化
私淑門徒有為之功徧新堂宇淳祐一再明禋隨禱隨
應兩遷左右街穆陵特旨也初成傑閣以超諸有海賜

名震奎昭回亦惟師是寵丁未季夏朔祝香甫畢就與清衆語違人皆敬之翼朝書偈趺化留龕旬浹危坐如生報年六十九夏五十三葬寺之乘其徒以師沒二十年塔未有誌介古源清來請余曰佛學莫難于頓悟台宗尤妙于講明苟獲造其玄微豈必離於文字能窮玄辨何鈔疏之俱焚既悟此心寧法華之自轉即師所學觀其終始豈非雙脩之全功圖位之極致與遂為銘之曰

南北互興空有汨龍勝之傳佛隴出二溪而上肅也述

玄珠相付同一佛上竺自唐為法窟累朝妙選多人物同菴八年玉柄拂見地光明語剗剗往來如蛻沒不沒書以傳之饒齒率千載家傳指可誦來者伊誰覓靈骨

林夫人墓誌銘

古囊山之前有處士曰蕭宋珍其室孺人林氏玉融鏡江人也為處士繼室以賢名余嘗造其家處士父子皆龐眉皓髮有古君子^之風其翁精於內典嘗寫華嚴盡其帙余與後村為之跋處士好善如迺翁輕財樂施孺人力助之雖厚費無靳也其平生可稱者於公姑盡孝于

孝于賓親盡禮于鄰里上下盡情人無親疎遠近皆敬
譽之處士以次子留上庠遇裡恩封迪功郎戊辰轉承
奉郎賜緋魚袋林氏封孺人年七十五某年某月某日
以疾終某年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人長桂芳次
桂發為存心長升前廡擢戊辰龍飛第調泉州教官係
四人麒麟福巖桂發未歸而承奉沒甫歸而孺人沒痛
父母之不及榮養也為承奉求銘于後村乃以此見囑
兩謁余溪上余悲其志而知其家世之賢亦樂為之書
銘曰

承峯之妻廣文之母善積于躬福貽爾後誰其銘之竹
溪老叟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一

為絕筆也嗚呼哀哉其孤卜次年四月三日畢葬事以國史武諭陳自齋之狀來謁銘且曰吾父生平酷嗜書雖病不廢卷得考工傳良喜扶頭繙閱至疾革後已公真生死文字間矣嗚呼哀哉公少以文名年二十一拔胄解三十三擢甲科教授潮州秩滿堂除廣西漕悞人訝其遠謂廟堂抑名輩公殊不屑意代還安晚鄭公當國矣遂得幹辦浙西運司兼會子局校藝省闈房中所得多佳士俄以考舉如格注廬陵縣鄭公曰非所以重科目也創員提舉會子庫比內職以處之鄭免相除奏

院公以未試邑辭改太社令甫兩月臺評去以公安晚所敬疑其為黨添差通判泉州吏于泉多以珠犀自污公屹立如冰霜大商豪姓敬遠之人自為古老通判垂滿又以臺評去公朝知彈者脩同幕之怨甚不直之踰年遂添倅廬陵實文清李丞相當筆廬陵舊有督府賣鹽籬錢終歲緡以萬計公曰毋貽患他日悉還州家未幾漕臺積等驟索郡無見儲良窘人服公遠見董秋闈與諸房以不重騰為約遂洗累試鬻舉之疑知和糴素病民屏絕符移但委攬家分勸民不見吏卒而辦諸司

皆高其才檄攝撫州前將交頭諸帑多虛數公留其緘
鑰別為出入兩簿自領事日始比去盈縮了然綱米數
船歲擾且滯公造巨艘十二先半載出深潭以俟徐以
小舟運足之舊以秋期是年四月至總吏以為六十年
未有也其長於吏事率類此除檢院免得貴州母喪止
知惠陽之日有重囚連逮在犴人二十九前死者不計
也公曰韓必和慙客也去管下九年而後韓達訴無尸
無證徒據黠卒陳猛一言詰之則曰傳聞也見且疑聞
而信乎改委貳車審鞠之得其情二十九人皆釋前在

撫宜黃人有得罪於父而縊死者縣囚其父三月公亦
一閱而縱之仁而能斷聞者以為法便民奏上列二事
于朝其一曰惠民苦慙商之害名為販負實則暴客豪
奪必空其廬忿激多死於鬪爭而誣訟捕繫尤擾若如
淳熙守臣吳褒之請乞令汀贛二州團保伍與憑由入
出諸稽諸一人有犯同保共坐其二曰博羅石灣介廣惠
之間海寇以為窟穴出沒如鬼雖嘗置寨籍缺而力微
乞從經司撥水軍三十人部以一將兼博羅巡檢生券
州給之公為惠政俱可書此於慮民尤遠議雖未行識

者避之惠人像公祠於豐湖十賢堂歸得汀州除宮教
道除太府寺丞就職兼莊文府教授對班首疏言今天
下固未亂而亂之形已具國勢固未危而危之證已成
內外患交攻公私儲俱竭雖未有徐樂瓦解之慮而有
賈誼積薪之憂又言盜賊夷狄之禍曰鹽禁過密荻浦
變生極鹽害溢昭夫嘯聚在內則有綠林相挺之虞整
居寶峯必謀掩屬板築光化意在圖襄城毫邑以窺浮
光陷大理以搖廣右在外則有日蹙百里之辱皆當時
諱聞者言官丁大全甚惡之遷司封即劾去穆陵知

其非辜玉音予祠時寶祐五年也大全敗前惡者皆
召公曰吾倦矣甘老林泉四請祠廩為詩示其子以銅
臭不如書香稱善人勝官呼為訓其始終操趣蓋如此
公嘗自謂五年七十七為厄歲十二月為厄月果如其
言官至中奉大夫闕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作詩文
多不自珍惜僅存者竹溪詩一藁至五藁羅浮倡和小
集摹傳矣又有咲林若干卷竹溪雜藁五卷藏于家坡
詩會箋若干卷刊于惠笑林自志出處也娶劉氏封令
人有賢操白頭相與如賓先公一年卒葬所公自營今

合寔焉子攸承直郎漳州判官孫溶將仕郎孫女三壻
曰將仕郎林溶之脩職郎新徽州績溪縣尉趙必埴一
尚幼公偉人也學問有源委取舍義利明其在桂林兩
幙皆以征黎受賞經帥憾公護漕鹽獨遺之有勉其致
禱者公曰吾寧失兩官禱辱也其在京漕衛公經諾以
京剡適有嚴陵宗姓爭嗣者衛決矣公以理爭之有疑
掇怒者公曰吾寧失一削爭職也此其所以自立亦其
所以自困使能少貶以徇流俗其遠也久矣大資可齋
先生寔公從祖辭榮高蹈為今丞相所敬屢謀起公而

公以知止告可齋曰景長能如是吾家有二隱矣初號
竹溪晚以隱名堂蓋取諸此余所記是也公姓字居上
流嶽崎四十載僅一刺郡兩登朝通不及一考人皆以
為恨而公春媚玉明由由自適寄所懷于聲畫視退猶
進也是惡可與寡淺者道哉余初識公於京計幙之廨
鄰余寓屋每夕共坐燭影下許談古今文字公眼目最
高辨難往復時中肯綮必相握手歡笑夫人喜具觴茗
隔簾時曰擷者錚錚矣去歲秋謁公里第公雖少癩眼
光爍爍劇談縱飲如常時間及京華舊事相顧愴然豈

知幽明訣竟以此日余又何忍為斯銘又何忍而辭斯
銘也自齋工於文狀公本末詳而有法余哀思涸姑述
其槩云爾因系疇昔所以相與者焉嗚呼傷哉銘曰
義江古靈閑之夫子五傳至禾義山金紫禾生良臣理
曹公祖宗仁太中是為公父母也碩人考諤林氏二李齊
名諤之昆弟中外兩家有文有道少長熏磨所詣者與
既名於時且翔且止胸中光芒所吐能幾藁雖可傳事
雖可錄淵其淳涵見者毫粟歲晚自怡更號一隱我散
其樗彼榮者董是身如雲朝問夕可知味其腴吟嘯至

老渺素綬橫孤翠筆聳千載不蕪一隱之壠

宋知縣通直陳公墓誌銘

咸淳二年四月乳源陳君之子夢龍以書抵溪上曰吾
父尉尤溪丞連江掾英德令乳源東廣以架閣檄留乙
丑如京鈔已上俄得疾致其事進階通直賜緋魚命下
而卒時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一東軒大儀常
公挺為吾父書壙石矣願有銘僕辭焉九月又書曰吾
為吾父卜窆窆初以五月痛其未得銘也改卜中冬丁
酉矣吾父生無以騁恐死湮泯將遺憾九京是吾父有

子猶無子也余為之惻然曰君向自連川來攝玉融有
賢聲其歸也余以詩餞之去而為掾為邑皆以廉白名
英韶之士至今稱之龍也雖不能條其事而余聞之審
沉寓齋寶章以學問起家仕更麾節而宅不過一區田
不盈百畝待至陳公讜大書公勤廉儉四字褒之參政
徐公榮叟狀其出處亦以廉許之建安石前輩也君以
父任守其學終身忍貧以死昔人曰臣父清畏人知臣
清畏人不知自以為不及君一廉如冰雪所至歟然未
嘗以此自多其在吾邑却例卷謝私覲嘗敬而譽之君

赧然變色曰無是余于是知君家父如威子勝質矣龍
也圖君之不朽不遠數十舍專伴一再至不得銘不葬
其志與李方叔同多猶不以屬雪堂僕何取知君世貧
無以求於顯者憐龍之志遂為銘云君諱焯字仲明寓
齋公諱梓朝請大夫直寶章閣江西漕知隆興府母鄭
氏贈恭人游氏贈恭人君游出也一子龍也銘曰
將相里溪之陽石林坂君之藏再世賢閣而章銘傳彌
芳後之人表壠岡

陳判官墓誌銘

君諱介字方叟世為福清人自古龍徙龍津則高王父某也曾王父洪業王父士表父侃皆以積善名其鄉君生五歲而孤母氏督教甚至初從學尚右鄭公有能賦聲鄭公世所傳八韻活法者名師也長事樂軒于網山之里母氏外家龍江實與網山為鄰遂徙而居焉君既有聞於樂軒不以場屋為意年三十不應舉人問其故曰吾早孤母子相依為命吾親老矣何忍一日離膝下終曹夫人之喪己酉始就舉庚戌與其子巖石同補上庠兩拔解擢開慶己未乙科時鶴相當國仇名士君廷

對語切直考官懼而抑之調三衢戶曹偶縮戌遲半載始往至即却却砂地粳糯例錢秋場受納每石有買口錢二楮君笑曰口可買心可買乎搗去之後果毅軍闕郡誅其渠洶洶猶未已委君詣營諭之衆歡然曰是不受錢司戶吾曹請好米敢不聽命臺府多委送每以理析之且委曲訓諭以還其天間有彼此釋然而去或兩造俱罵雖負者亦服其議死獄也必為囚者求活死者求冤曰庶幾兩無憾常邑詹寇成於幘客魁吏君深憂之力言而不聽變作登陴守捍君歎當所必攻事平辭賞

格不獨受人益賢之前是謝公奕中禱雨久未應以君
純篤曰為君走靈山隨車霑沛郡人曰司戶雨也甲子
又早君白郡侯曰旱之虐者天政之虐者人減五邑之
賦天必雨王公已欣然弛其半雨立應嘗攝邑山時諸
鄉多盜君謂尉曹曰此飢民耳毋庸激但以禱雨為急
既得霖糴無閉盜果息邑素煎熬君守之以廉期之以
信月解未足以俸代之守曰江山果難乎陳戶何優也
諸臺專吏橫舊苦之君攝倅不為屈婁直於使家來者
以戢私曰此強項戶也在職三年四易守寬猛雖不同

君處其間隨事救正無不敬之秩滿幕辟辭不就留八
月始得去外移潮州判官憲上公似素昧判以浙東憲
幹書幣造廬君苦辭以謝殿門課諸孫寄情歌詠於世
漠如也忽一日自吟曰了知傳菜日仍是破瓜年時咸
淳乙丑君年六十六其子以二八疑之驚問曰何為作
不祥語君咲不答果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無疾而逝實
立春次日也君蓋前知之矣娶鄭氏子一人岩石脩職
建寧府學教授女一人適登仕郎劉嗣翁男孫二女孫
二將以某年某月葬雲滌山其孤以銘請曰君治命

也余雖與君同邑先后出樂軒之門久落江湖而未及
識壬戌被命還郎舍道行柯山鄉落間聞父老誦戶曹
之賢有曰活菩薩者心甚異之既見則知粹然古君子
也嘗以其名上於朝越歲南歸又一見既而聞君兩辭
臺郡之辟所守甚堅今世之仕爭歲月校分豪若不復
有明日者而君所守如此又且怡然死生之際非學問
之力與樂軒之門寥落久矣使其年幸而及耄使其學
幸而及試豈不為程門尹和靜殿諸老以壽斯傳天
下愬遺惜哉若人也君之子既為家傳甚備余因取其

大者書之銘曰

書而耀道而朕名以文兮雙字譽以政兮三衢却當涂
之羅致甘遠次以舒徐棲心恬知之養蛻身夢覺之蘧
夫是之謂樂軒子之徒

張屏山墓誌銘

嘉熙庚子秋余以溫陵椽入漕闈撒棘有士頎然闖門
者視其刺則張君持之也坐而語余曰吾為屏山書室
以聚鄉俊秀而學焉貧不自給者買濠田一莊以資之
今已成願有記余曰建為往來之衝石于時者日過門

何取于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
前后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自此相與三十年知
君上世家昇州唐曲江司徒之後南徙伊莘遂為建人
嘉祐以來擢科第者相踵曾大父穀三舍貢士祖某考
某贈迪功母謝氏封孺人開禧裡澤也君字立叔生十
四歲而孤與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濱後移屏山
下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
及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
尹首選擢以學錄極加器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

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居孺人之喪嘔血幾毀性遠近
以孝稱庚寅辛卯君捐廩質家活千餘家人呼為生佛
招使抑齋陳公素寡與獨約二使者訪君於書室歡飲
留詩而去君雖筆硯未靈老不釋卷晨興必誦周易終
帙持身治家有古君子之風性喜施予建寧縣學廢堂
廡為蔬溪雲際寺荒山行苦暴客君一手倡成之邑士
行旅至今以為德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于青雲峰即
梨山也淳祐己酉某月某日留詩一絕無疾而逝享年
七十有六有詩兩卷名意藁其年十二月五日壬寅葬

何取于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
前后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自此相與三十年知
君上世家昇州唐曲江司徒之後南徙伊莘遂為建人
嘉祐以來擢科第者相踵曾大父穀三舍貢士祖某考
某贈迪功母謝氏封孺人開禧裡澤也君字立叔生十
四歲而孤與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濱後移屏山
下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
汲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
君為首選擢以學錄極加器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

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居孺人之喪嘔血幾毀性遠近
以孝稱庚寅辛卯君捐廩質家活千餘家人呼為生佛
招使抑齋陳公素寡與獨約二使者訪君於書室歡飲
留詩而去君雖筆硯未靈老不釋卷晨興必誦周易終

賦持身治家有古君子之風性喜施予建寧縣學廢堂

無為荒廢雲祭寺荒山于古
各君一手倡成之邑士

行旅至今以為德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于青雲峰即
梨山也淳祐己酉某月某日留詩一絕無疾而逝享年
七十有六有詩兩卷名意慕其年十二月五日壬寅葬

青雲中麓君自營也娶提點陳公局之女男瑜先公十二年卒孫男二人康松年女一人壻莆田葉丞仁甫之子弘祖曾孫男三人女一人狀其事者門弟懷安簿黃夢吳咸淳丁卯松年以文學守勅應莆陽趙史君之招道溪上袖以求銘君於是歿十九年矣讀其狀思其人恍如初見時也為之愴然又喜松年好學工文能紹其業知君之有後銘曰

屏山之下昔君書舍梨山之前今君墓田君窮於世酷愛者山以吟以樂生死其間曼卿芙蓉純父長白君今

何歸必如歐石此山長存君則不死何年鶴還問君孫

子

林夢隆墓誌銘

國清林夢隆字德本惠安丞雷震仲子也早工場屋語長富於學累試不售居裕如年四十闢一室名強齋聚圖史其中理家雖甚勤巨細必整比而晨夕諷咏此室以書自味為詩多警語性嗜古寶繪所儲集古所錄與涵星割雲之珍苟有至者以得為喜不計直予之居鄉尤樂賙人之急貧而沒者樵之里士程德正老無依穀

之家菴死為之窆其能慈且義類此執惠安之喪哀麻
不去體前兩年嘗告余曰吾卜地醴泉西蔡營吾繭室
取香山詩語名之曰海山歸處余嘗扁矣今年春又以
詩請余詩之甫數月其兄忽以書來訃且乞銘又曰吾
弟孝于親友于昆季既歿猶見夢於吾母曰二兒雖稚
弟兄在何憂余讀之愴然曰強齋其歸海山乎因思中
庸問答其最後兩言窮達死生之事也今君塞于時而
不變愬于夢而不戚亦強矣是可銘君生嘉定丙辰終
咸淳丁卯某月某日葬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母余氏娶

魏氏先卒十二年已窆今合焉一稚宗直宗海也余嘗
銘惠安矣家世已具茲不書銘曰

海濛濛山小小有人焉強哉矯嗟爾賢嗇爾壽藏于斯
利爾後

夫人孫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諱汝靜溫之平陽仙江人迪功郎叔惠之女
保義郎林棟之妻初歸時夫家未裕夫人曰姑向老不
宜自勞夫力不宜自汨請以身任之縱其夫遠求師養
其姑極盡孝去飾甚菲朝晡應酌不必懈苟完矣始闢

其居保義亦升右庠人以為賀曰未也夫早成名姑安得壽此吾願爾俄而姑疾衣不解一年有半露香自祈乞減已筭既居喪泣血不啟齒終其制及保義舍選成擢第上三人傷姑不及見語必涕下保義歸踰歲即逝夫人嘆曰命也柰何嫠孤相守勤苦自力恪意教其子畢婚姻未久而女忽亡悼恨得疾以景定四年六月四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初病即曰吾數盡矣三日凝然端坐而瞑但囑其子以行好事振家聲定力如烈丈夫性純孝慕其親終身母陳氏年九袞家雖遠稍暇必歸寧

常時問安否不絕屏攝之祀滌視必躬鄉鄰之急貸予不靳歲侵每平糶以倡一介不苟取嘗有輸租多數楮去而覺追數里還之又嘗遺首飾于庭心知其人不欲言衆索驗得實夫人曰非吾所遺者其寬厚類此死之日閭里遠近哭必哀以咸淳丙寅合葬金舟鄉湖原象嶺曾祖德運武翼郎祖大經承節郎子一人煜漕貢進士女一人壻方皞如今史蒙之子國史余友也得書為謁銘余又聞煜筆力如乃翁必能大其家惜夫人不少待也銘曰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前之冬浙貢進士林煜以余友方國史蒙之書乞銘其
母今又以其父狀來亦余友所作也且曰吾父銘吾祖
母重妍至閩乞憐於庸齋趙公所作也始得之吾父亡
吾尚幼宰木拱矣不銘不子也吾懼焉余憐其志不忍
辭按君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薛習齋已於南仲之
誌紀之曾大父訓大父廷翰父謹皆以積善名于齋鄉
君諱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
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歸拜其母戀戀不忍離母趣之

君曰歐陽四門雖曰養志兒願學者陳蕃也未幾母以
疾終哀毀幾滅性朝晡之奠哭三載聞者傷之既葬始
入京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聲籍籍既擢庚戌第學法
必需明裡或曰君為鼎魁不應限此君恥自陳東歸甫
踰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春秋四
十二明年從戎殿扈之命下不及拜階為保義郎君為
文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愧之門議論有
源委其從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
陽宰善補儀真教思齊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

訥菴而扣閣議時政別忠邪多為同舍先廷策痛言邊
事甚激切謂兵禍甫息喜功好大前世覆轍也時有主
議圖邊功者君故峻折之末言天理人欲限定則君子
子小人限界定君子小人限界定則中國夷狄限界定
衮衮數千言識者謂其有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使君得
試掖垣必又有可傳者惜哉性喜施輕財救荒調急不
少吝某梁某路苟有病于人不得告者築均水偃復古
運河團保伍捍海暴或請于諸使自為之或獻以奇策
俾行之使君得用於時必以勲勞見惜哉其睦族有恩

其交友有義其持身有禮其教子有方國史狀已詳卒
之日無他語但曰死生命也使吾少延得再轉以勉吾
親吾願也已矣柰何歿其身不忘其親吁賢矣娶孫氏
上舍正奏應霖之姊後君十年卒男煜也女嫁方皞如
咸淳丙寅十一月己酉與孫夫人合葬湖原象嶺君昔
自卜也銘曰
聲三舍兮文豪上三人兮名高雖橫金兮賜袍遽埋璧
兮叢蒿志勉親兮不遂死遺恨兮柰何

秘閣提刑侍講正言陳公墓誌銘

淳祐甲辰大政改紀朝方留意人物公時有聲於湖湘
矣丙午游克齋獨相公以體量江湖監事稟議尚書省
甫至條上三說皆前相施行舊弊也廟堂是之既又述
建閩之議曰國初雖收藩鎮之權而重邊城之寄所以
藝祖之世西北帖然今准西諸城日困於韃謀國不思
變通之策如靖康叛四輔建炎置鎮撫徒曰昔人剗方
鎮以為郡縣今不可割郡縣以啟強藩以元溫蘇峻疑
當世之人不以羊祜陸遜期文武之士非識時之論也
克齋喜書其紙尾曰此論甚偉國有人矣終當用之除

公左帑甫陞轄而游去安晚相矣于是還六部門未幾
遂除監察御史兼侍講此丁未七月也初進講 穆陵
曰知卿不求人知此朕所親擢公頓首謝聖意蓋欲用
公矣第一義及鄭簽樞又言史宅之之橫時史以宇文
融故知求媚於時遣使四出名為括田委信王疇為害
西澗公議籍籍諫垣杭疏柱史直前史為掩護猶得外
補公乞覈其贓重加鑄斥朝論壯之在臺一年其所彈
擊皆天下所不與者每奏必行且直言大臣不持大體
內而筦庫小吏外而監司末屬駢填光範之門中書齋

矣人尤以為難言戊申十月除右正言仍兼侍講公條陳弊事愈力時史已在樞府媒孽尤甚以言事之臣多侵貴近指公為植黨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此己酉閏二月也明年除江東憲再辭始就職踰年辛亥以部內有簿李某當路倩也奪浮屠田畝數百郡欲媚以畀之公不可移文追索急李毒于朝免寶祐元年十月主管明道宮抗章引年以直秘閣致其事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年七十一階朝散郎公諱求曾字質甫嘉定癸未進士自為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效可

紀初調臨海尉郡罹巨浸瀰漫城郭死者相枕藉獨商乘時聚羣不逞言為暴邦人大恐守以屬公公不動聲色捕三十餘人一訊即服聞於朝以稱變於未形宜厚加賞非公意也再調漢陽教官朝論皆言有勞不錄何以勸特改承奉郎丞處之麗水偽券之獄誣連大家鞠者欲以嘗賄史寔之公曰平民被誣懼禍求脫此亦嘗情事求其當不可以此為疑請精詰之其人果無罪至今像公祠之知福之閩縣鄭府家僮逐吏入縣解公執而杖毅齋稱其能益以賢公東畎曹帥辟公機幕敬之

如賓友繼帥意一徐公以公族日蕃郡稍不給議請祠
牒以濟之公適當筆知宗暴人枯藝妄作素與帥不成
且嫉公守正倡言有所裁抑喉宗子閔公家一空公曰
國無紀綱矣拂衣去道富沙鐵庵方漕留辟建倅公辭
焉會堂中有誦公賢美者時宰曰得非前知宗所惡者
乎除通判澧州守楊大異以職事忤孟制改宅郡朝者
俾公攝之公尤不屈事有不便於民爭不直不已孟反
敬憚之堂稟之命雖以此亦不專以此也然公雖以廉
介名於時而學問有淵奧獨歎然自下不少眩其長故

知其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儒自薛常州陳
止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
又考本朝文憲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
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
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為長久以今準昔而不為
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公謂禮樂頗得其傳每
慨前脩曾未及試以身為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
廷做而行之故諸所進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智勇
如曰務寔如曰舉要固無非格心之大者至于整齊世

故扶補罅弊先後條上十餘萬言大抵以會計必令為一書內帑必制于冢宰兵民政分則體統失官府情隔則禍患生取士未能復古必回所習以養其心予民未能如古必求所苦而去其害和糴抑也預借欺也又言鹽入漸損者衆爭利之當嚴于諸閭楮價愈下者國自輕之母徒以強民人才之乏寔原于士習澆民力之困寔原于國用窘成周遠矣國初非所法乎某病某源某證某藥其言皆有關係未嘗輕撫淺微通而不拘詳而有據鑿鑿然如穀粟可飽而絲帛可暖也且曰臣非不能抗高論以邀虛名蓋救時變通之道毋急于此精粗皆學也陳之奏篇著之講義又時因進古事而及之穆陵亦嘉其忠懷而勢孤讒勝迄不得少行其言而去惜哉士患無學學成矣患于不得言居可言之地而遇可言之主竟亦止爾惜哉公之季父汲自號璽齋與葉水心錢白石游久公磨隴其間故毫端極細潤言論纖悉洞識體要余初交公于朝及公持節來番余備數治事與公相從幾一載析理論文句句中肯縈郡刊艾軒先生集初成公得之甫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於

人矣其於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引余為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者多矣未有能為此語者況一目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辛亥冬別余江岸時丁為番倅初擢江西分司瀆山素竒遇之丁亦自許以必見用公私語余曰此輕薄小人他日必自禍但願朝家毋為所誤爾公歿數年而丁敗每思公先見之明曰先見之明曰先泉辨姦亦不過是公葬所居後山已十三年咸淳戊辰其子為吾郡理曹乃以銘見屬余曰我銘也乎哉遂投涕為之公家本居閩七世祖徙溫今為樂清人曾大父師禹大祖說與詹事王梅溪為友號八叟父泳以公貴贈朝奉郎娶魏氏繼戴氏皆安人二人子崇理曹也子嵩今為某官孫一人竺孫其書存於家有雜著奏議講議故事共若干卷銘曰

湖湘聲俞藉藉既召而來獻言千百相曰偉人偉哉此畫公留未幾既登宰席每語竒公曰不易得哉豸之除帝所自擇時有要人怙眷強復抗疏力彈併及其客人皆比公鳳鳴麟獲公雖慈和守義正色或忠或邪靡不別白望上知益深付以言責公慨於如醫視疾曰

上聖明扶世何策生平討論得自陳薛出而試敷奏歷
歷匪泥匪迂以今準昔鍼砭其源隨証區析約以規繩
質之典籍謂此不明無以立國公雖忠勤讒者在側何
憾于公寔世之厄我思若人有言有德非以交情為之
惻惻臬如之藏蒼崖古柏其以斯銘大書深刻

竹溪虞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二

竹溪虞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三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行狀

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侍讀尚書後村

劉公狀

曾祖炳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游氏恭人祖

夙承議郎著作佐郎累贈中奉大夫妣林氏

贈令人父彌正朝議大夫吏部侍郎累贈少

師妣方氏贈魯國夫人林氏魏國夫人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室後俄而公逝莆之大夫士皆揮淚以相吊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吊唁往來交馳于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交不遠千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

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者老後乎秀傑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祿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為恨是豈私相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為莆田人自大著正字崢嶸艾軒之門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為文章家矣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為文不屬稿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場屋士至今誦之嘉定己

已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師曹爭檄真幕下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知俄丁少師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真州錄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曰喜曰吾於閩二士君與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珏建閩金陵辟松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自勉齋黃公而下皆相敬愛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員及格猶欠一考八桂胡胡公槻以經司準遣辟公辭地遠魏國力勉之八桂佳山水胡與公倡酌幾成集嶺外帥權重不輕餞客公入

京進卷胡公飲別榕臺桂人以為前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庭無留訟邑因有餘增糴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為爾民留飯椀豈無求者續心燈西山真公記之更叔而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為賦于為于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為釋辨以勉終更綠旗蔽路送者踰數十里比聞公喪猶有

重趼來哭者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嘲詠謗訕彈之毒
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寃寔公若不聞邑丞虞德羔素
昧以士民公論上府漕使陳公汶壯之界以京削主管
仙都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
都堂審察西山帥閩以機幙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
官公迎魏國之官魏國自哭少師不出戶者二紀矣西
山知公吏材高府事一委之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
代安晚曰中書眼高西山以戶書召公援例求退詔以
匠簿供職公奉魏公還里踰月獨入京九月除宗正簿

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為御游二公間以
文字相好歡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
樞密院編脩官兼權侍右郎官未幾鄭喬並相公輪對
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
陛下因私天往遂德柄因德柄臣遂德失君道非公也
因私天位遂疎同氣遂失家道非公也大臣憂讒畏訛
而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而動魚羹之興非輕與成以
匹夫橫議而改政或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與次篇
言柄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不可

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陛下遂疑君子而思小人
曾肇有言上意漸變臣思此語可謂寒心願陛下堅凝
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則天下幸甚貼黃痛言苔川之
事出于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未雪
其寃皆時所難言也公于上前奏讀玉音所問隨事敷
陳或言陛下向待柄臣太重今待大臣太輕或言更化
之初奄嬖屏息近因軍卒小警此曹頗得進言陛下若
聽用之天下事去矣或言陛下聖心待濟王本不如此
只是臺諫給舍一等小人遂有後面一段施行當治其

罪以滌此謗繼絕一事他日國本既定決不容已或言
向者權柄下移陛下欲除一吏不可令從官宰相皆自
聖擢又言向者近臣惟真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蔣重珍
項敢與哉故相異論今人人得攻大臣議朝此更化美
事又言弓旌所招近稍稍引去蔣重珍既去洪咨夔又
引疾如此則諸賢漸去剔一副當人來矣上曰無人任
任事公言今日如人久病沈痼已深用君子如服參苓雖
無近效猶有生全之理用小入如服烏喙一劑喪生矣
殿上下之人皆謂公小官初對音吐琅琅從容如許廊

廟器也疏出鶴山魏公果山游公寔齋王公南塘平齋
時皆在朝擊節不已寔齋因奏疏有曰兼旬之間嘉謀
迭進有益聖學蓋為公與杜立齋王臞軒發也狂韃入
寇朝議以元樞曾公建督曾辟竹湖李公與公參議不
果行丙申左府語泄有錫第表郎之傳鶴林舍人疑其
過已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尋
除漳州毅齋鄭公言于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州
有旨趣行公在郡一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
為先務因寬得衆郡以最聞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

因火災倡邪說為學舍所詆知鍊菴方公前在諫垣言
濟邸事太初天意不怡遂以公與鐵庵臞軒同疏皆嘗
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既歸相與賦詠無虛日自以同
傳為榮俄主雲臺觀文清李相當國擢公江西提舉改
廣東提舉公不以入嶺為難道潮惠謁昌黎詞訪坡公
舊迹庚子元日始至以嬰孺視嶺民以兵玉帥察屬歲
計羨而商征寬民夷安之八月升漕文清薨史獨相經
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關邊儲急為區畫
既應令而民不知異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之

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咏之留
粵兩年更攝帥船俸給例卷皆却不受買田二百畝以
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辛丑令赴行在
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名命主管崇禧
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罷仍舊崇禧
甲辰秋杜與范同相除江東提刑一意訪求民瘼澤物
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黥胥皆有奧援者公論稱快
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華文閣因任范日忌公託
言歲旱民飢艱於擇代沮其入也范去游獨當國與參

與抑齋婁以公薦丙年四月令赴行在奏事時方禱雨
公雖治任而拯飢雪枉備極焦勞留至七月乞謁告省
親不許道除太府少卿八月望入脩門二十三日面對
三劄首言委任之失二其一嵩之以借助滅殘今為戰
以厚幣奉倂蓋為和以清野蹙國為守三者非長徒尚
智術豈堪倚杖若非天去其疾他日必貽朝廷之憂其
二曰昔者不擇其人而任之太專令也雖擇其人而不
授以柄但見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又言謀謨
之誤二其一曰大臣有翕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同烈

列有不說之漸而無駸假之和易一邊閭淹久而後決
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乘維翰一日易十節部子儀朝
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其二曰廟謨睽異邪黨擲揄
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覆出劉摯主調亭而幾
覆族曾韓爭大柄而宰相京追思可畏也陛下雖有退
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臣聞元溫嗤謂王衍諸
人自許豪傑而符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為江左偉人
秦檜嘗言諸人但嘗啖飯觀吾致太平而兀木將死乃
以張浚尚存為憂安之握兵初不如溫浚之挾虜初不

如檜而二酋皆慢彼畏此今陛下託國將求如溫如檜
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次言善類之合莫盛於本朝
言路之通莫盛於本朝祖宗以來甘其苦言養其直氣
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
常調而處以清要者今陛下上法祖宗待羣臣至厚記
憶所及收採不遺恐其間尚有迹遠而孤位卑而滯者
其人昔尚盛年今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
類常合言路常通其意蓋以言故王者收召未盡也讀
至迹遠位卑處上問為誰公曰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

大琮庶僚如湯巾潘勗不幸已歿存者如黃自然王邁
自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事已高願陛下收錄之三言
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為最急貼黃以親老求歸
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盼錫第之命仍任責
脩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
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情同
任史事庶累朝矩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編脩官實
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御筆兼崇政殿說書公四辭錫第
再辭史事晚講皆不許十月朔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

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且曰臣謂此事在唐宣宗后唐
明宗孝宗於禁中也皆擇於未入之前定于既入之後
異其封爵別其名稱自幼至長自姪為子不待建儲而
人望已有所繫矣若朝取一人焉暮取一人焉一出焉
一入焉舉棋之勢未定當壁之冀浸廣非所以重宗廟
尊本統也于是有自內學退歸者故公及之孟祀御筆
時暫兼中書舍人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公以趙
已除法從乞以上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喜曰此
真舍人也時山相未終喪以草土疏乞挂冠上批服闋

除職予祠臺諫從藁交章詆之皆出不付出十二月初九日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詰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若從其自則合用杜衍歐陽脩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為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筆何所按據此藁宗禮所以必請 高宗御筆然后草奏檜罷制也 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陳行詞付下 御前所錄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 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封永國公合以階官合以

階官合以階官帶永國公致仕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昨日進講側聆 玉音已降除職旨揮臣清旦待班東華門未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 臣竊見 高宗朝前左相沈該落大觀文致仕 孝宗朝左相葉顥以雷變罷不除職只守本官奉祠左相葉衡魏杞去位皆終身資政今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竊聞外廷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公議實可畏也乞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永守國公致仕容臣行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

致仕卿已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
詞臣命詞須合典故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在
掖垣今除大觀文則合宣鎖降制此乃學士院職事竊
見紹興二十五秦熈特受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
仕正與嵩之一同係學士院降麻臣若侵官內制豈不
貽笑天下是日王倫復宣諭嵩之除職既係學士院降
麻卿可一面書行公奏云連日紊瀆聖聰未敢重陳容
臣於經筵審取聖旨十七日與給事趙無隋舍人趙庸
齋同上繳奏十八日回上又命謝瀆山諭旨公遂丐祠

不允二十二日御筆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永
國公致仕除職旨揮更不施行游相東公云諸賢盡力
回天聖主舍已從人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
公為此制有曰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
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末上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章
瑛疏罷猶以奏審為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
道卿事相勉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
傳寫以為前無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
有仲氏工部之戚公以大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

直龍圖閣主明道宮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公又苦辭
時備數編脩官袖公手書以白五月依舊職知漳州公
以戌期遠方拜命是月又除秘閣脩撰福建提刑欲公
便養也公又辭不允九月朔即家建臺公方申嚴使事
訪疾苦扶良善以哀矜讞以孤遠拔士甫及月丁魏國
憂哀慕毀瘠三年如一日庚戌十一月除秘書監公以
禫制未終辭辛亥春有旨趣行四到闕兼太常少卿直
學士院對劄二首言端平變局侔於元祐今陛下登
庸舊弼垂意至寧而人謂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

改矣次言朝廷之士議君上者或以掖庭或以戚畹或
以聚斂議大臣者或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道路
之傳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為不然惟聖主可以責善惟
賢相可以責備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義之諫諷居其
一不知公者或以為訝貼黃乃以建儲為請曰臣于端
平乙未以樞掾對嘗啟其端丙午孟冬以少蓬對又嘗
言之越三日孟祀即有貴州刺史之命臣既去國今五
六年節旄雖建王爵雖疏名號未正聖意未白願陛下
下早圖之

上皆嘉納公退見丞相乞君潘凱吳遂二

人皆忤相國者大拂相意語諸客曰千辛萬苦喚得來
又向那邊去然公本無心外庭之訝相國之忤皆誤矣
五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兼史館同脩撰時事多內出
公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有一二有論列者有繳
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謫而不以濮議為是必大茂
良寧去而不與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貴
之門今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啟擬者求者予者奉
行者習以為常但曰依應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又
言將之所以能卻內降者當公僅三數月而已蓋小臣

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則內
降可執橫恩可寢其語頗諷當國於是愈落落矣公已
決意賦歸而上眷甚隆相亦勉諭凡六上祠請再乞挂
冠皆不許公亦禮官逼禋祀未敢數瀆十月除起居舍
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決去而前後進言
愈切史宇之除工侍公不草答詔曰宇之乙未更事少
年使之從上雍非籲俊尊上帝之誼臣前攝詞垣未行
嵩之之詞不樂臣者已橫如誣蟻今若秉筆褒宇之之
美人謂臣何京尹規謀小利京民苦之公言昔之理財

者摧抑富商之盜利權者逐什一養口體者不問也削
弱豪家之侵細民者營升斗育妻子者不問也漢筭緡
錢下逮末作唐為宮市白奪樵夫今何異此時江浙名
藩多付戚畹公言擇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
今穉齒登鷄序弱冠佩虎符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
不待四十矣凡向者近近均佚名流補外之地今皆以
處若人百姓何賴焉山相經營覆出事有萌芽公直前
奏曰陛下曩語羣臣以為某人決不復用今都人競
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某人嘗以御槩示人矣

又曰陛下戒其勿脩怨矣臣知陛下無萬無此事設
或有之此誤不小向使疇昔在朝終始不廢偃月之禍
不過及士大夫今以埒國之富震主之威繆為恭順陰
懷怨毒外豈可付以寸鐵內豈可假以寸權秦再相未
嘗不牢籠李光胡寅久則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閣門廢
錮上而至尊亦有靴中匕首之防此陛下商鑒也韃主
新亡或傳胡運以衰荆徂一勝蜀謀再舉公言趙范欲
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皆為
邱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劔闕不守五十

四州遂成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內虛而無以守臣
 謂江陵固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
 范與彥兩前事可鏡也言雖峻切上獨優容察官鄭
 發苦不相是月十九日疏入公方進講玉音曰卿與鄭
 鄭發無他否既退疏不下御筆除職予郡道聞安晚
 薨旅哭甚哀曰吾不忘知己之舊謝吳並相壬子正月
 除右文殿脩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鄭憤前疏
 不行再論褫職寢新命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公優游
 里閑作為新居褐宸翰所賜樗菴後村一扁日與賓

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堂董相欲以
 治使處公丁大全沮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

正言邵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
 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
 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十一月朔面對首劄言凶相弄
 權以富彊自詭輔聖君而行霸政為天下宰而設騙
 局人曰相非相駟也政事堂非政事堂龍斷也傳者嘆
 其形容之工末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其警告者甚
 切曰陛下必持勝必慮危已竄者毋至量移已斥者

母復親近大臣必弼違必格非士大夫母以清談廢務
母以浮名文妨要人以為藥石之言次言貪吏可懲奚
問名勝賊罪狼籍而曰為賢者諱春秋書法八議舊典
恐不如是其意有所指也聞者是之讀畢以老蒙收召
謝 玉音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
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立螭纜三日
爾十二月兼史館同脩撰初 上過東公見公書肆所
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閑
日久著述必多可錄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我有旨

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日以古賦古律
詩記敘題跋詩話共二十六卷進奏皆辛亥以後所作
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製賜公曰卿風姿沈邃天韻崇
峻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膽而序簡古
片言隻字据經按史謂非有裨于緝熙顧問可乎先儒
有言學富醞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
臣希濶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
同院進藁不稱 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
兼侍講四月以病辭也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

月再兼中書是歲乞引年者再九月厲文翁除松江制
閩公不待黃至與給事徐公繳奏酉時黃至又奏是夕
一更御筆至逼趣書行公又繳奏其言甚苦命遂寢
壬戌三月除權工部尚書陞兼侍讀李桂除察公力排
之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艾軒疇
昔繳謝某同今上在東宮亦語宮端徐公曰劉中書此
舉甚高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
而一念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
害有疏拯飢有疏猶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

心至如大全既死則曰李石責北司有言李訓固可罪
因何人以進乞斥其內訌與主者指當時貴璫也連海
歸順邊患浸紓公言禁中排當太密湖山丹蘄浸盛願
毋忘透渡時江桂二閩密圖起廢公言史以怯懦邀功
李以閉城縱寇罰未當罪其可牽復乎或言簿錄姦賊
之財圩田御庄之入合以助糴本補和糴此陸贄散小
儲或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之說或言右選勅牒冗濫補
授多稽考難戰士捐軀得賞而補授帖牒死歸他人蠹
國無端何以示勸每奏多則萬言少亦數千人皆美公

之忠純而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祿御批曰覽卿
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
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權文昌得真學士異恩也
御賜玉柄寶箠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縷香茶侑
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別道山
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疏公既還里優游觴
詠甲子秋以目眚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其
年先帝棄羣臣公哭臨哀慟丁卯右目亦苦赤障遺
身自樂處之裕如也四年五月今上念先朝遺老

御筆劉某謝事

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學士仍舊

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賈公辨章尤
相親敬古公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而天不憖遺國嗟
殄瘁嗚呼惜哉公娶玉融林氏贈淑人寶章國博之女
先公卒四十二年子三人強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
福州通判明甫奉議郎郃武軍通判山甫承奉郎監嶺
口鹽倉女一人適正獻福公之孫故通直郎惠安知縣
陳琰孫男八人沂登仕郎渙洙將以京選二澤分奏澈
履漢錦絢尚幼孫女五人已嫁者承奉郎監嶺口鹽倉

方廣翁脩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算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公之柩葬城北徐潭之原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三世公探索涵泳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以詩文持論尚氣節下筆闕倫教一篇一詠脫藁爭傳初年即見知於諸老溫陵竹隱傳公知晦翁謚議乃公所筆寄聲願納交趣名道甫造公之近作公之廬覽公近作曰疊疊逼人婁以疏薦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家賀正表喜曰酷以李雲龕勉公加意南塘為西宗得公諸作于北山甚竒之或問北山潛夫諸作

如何北山曰不患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桂林迂道見南塘于三山讀公南嶽藁稱賞不已自此遂為文字文水心評公詩曰是當建大將旗鼓者西山知公尤至端平初貽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謂南塘也乙未夢奠于家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公果山得公襍詠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十字皆史斷也辨章師相尤竒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錄之自西山諸老既沒獨歸然為大宗工四方大記述皆歸後村氏敘敘先世勲德以不得公文為恥公嘗笑曰吾賣^文以資老

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
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聯以詩得謗者也而畧不以
為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為高前後四立
人既朝共不盈五考非無虵蝓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
人既有邱明子夏之疾黑白如故往來文際飲笑自如
每曰某親某友皆後我木已拱矣老我於今皆剩底歲
月自營窳室乃徐先輩故居結廬其間佳客過從時與
同宿有以青囊術見者豈無異議但笑以視之非達乎
公吏事素長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為麾為節剖決如

神處事件件有方略在番司臬獄案千紙一覽盡得其
要而行之以恕息菴湯公嘗語余甚嘆服之安晚亦曰
潛夫真材吏為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之雖中間與晚
少忤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行事幾萬餘年
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之諸作皆
高律詩尤精絕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祖半山
曲阜而隱顯融化鍵奧沈表制之外諸啟尤妙自成一家他
人或相倣倣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為渾深簡到之語
嘗語余曰吾四六一變公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于

世其在新集者半出于目眚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
鎔煨諸書字字嚴密無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
當世交游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字班班見集中不可
悉數余婁擯於是去公於^所居差每一篇或即以見寄時
有商榷以余為知言疾革既默諸子問以遺奏屬僕如
何公瞠目頷之奏上君相嗟惜贈銀青光祿大夫與致
仕遺表恩澤將謀請諡諸孤俾余狀其事欲上之太史
碑銘墓表則屬之東澗湯公陽岩洪公擇齋徐公皆平
生密友亦遺命也謹狀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第卷二十三

世其在浙... 餘報諸書... 皆世父... 亦數余... 竹溪... 何公... 任... 生...

竹溪虞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四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行狀

工部侍郎寶章閣侍制林公行狀

曾祖幹不仕

祖采贈脩職郎

父麟贈朝請郎

母余氏贈恭人

續李氏贈恭人

景定三年正月 上以虹節下周尊黃耆漢事三老之
詔除公寶章閣侍制仍舊祠同命者三人皆耆年不可
致特旌異之也公于是時先上章告老矣命未至而公
卒聞者皆曰公擯於時千載今政瑟改調四方名勝收
拾褒顯殆盡典刑遺老雖遠不忘使公少留 君相之
意豈如是而已惜哉公諱彬之字元質姓林氏先世名
三山石井國初徙莆自游洋遷郡城左則中興後也少
與王矐軒方鐵菴齊名中興百年言詞賦者以莆為首

而公尤表表其間端平乙未以詞賦第二人擢第時西
山真先生典舉深用稱賞以為得人分教惠陽南方學
士翕然宗之再調福建常平幹官爭摧鹽新議上帥漕
數千言慷慨調條折痛言其害至有黃中必擾於山孫
恩必擾於海之語聞者凜然議隨寢甲辰謁選校文別
所除書庫官遷武學諭通判福州兼西外丞時安晚鄭
公當國知公為西山許予甚鄉之戊申以國簿召九月
為明裡舉冊官十月除監察御史閩人曰是能與諸司
爭鹽議者必為真御史也 上以老成重厚用公公亦

感激知遇不以沽激要虛名誓殫忠愛以報首疏論天命人才民心其言闕國大體次言括田之害曰利之一字自古為人主心術之蠹決擇不可不明取舍不可不審開阡之利感孝公而害秦鹽鐵之利蠱武帝而害漢德宗以裴延齡為度支憲宗以皇甫鏞主財計而害唐此明鑒也今世理財固為急着然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已盡之餘非集衆思參公論不可今以一樞臣主之彼生長富貴之家翼以要功黷貨私人臣恐利未興而害滋大時短史之勢方張公獨不顧上

嘉納之又言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已有社稷未有所託之言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容可緩耶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漢禍嵩之招北兵入城而兆樊襄之變以數百年生聚之地淪為鬼魅化為榛莽陛下豈可忘襄蜀淪覆之恨而不加念乎兩淮百姓家室流離延息沙洲逃死不暇主兵之臣但曰我步彼騎難與爭鋒列竈連營畏敵如虎而以閉門自守為上策於是數千里蕭條數十城孤立運米江浙以餉兀坐

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哨雖來空無所得糧盡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減水困魚之計陛下猶徒恃清野而不改圖乎人皆以為至論己酉春又言雷雪大作寒如深冬積潦重陰彌月不已此非小變也臣以天意觀之必有召怨於民者蓋和糴變為敷糴民已不堪而州縣有糴發運有糴總所有糴帥司有糴分頭應辦煩擾百出此科抑之召怨一也大農告匱通財無策乃行征權之政或隨戶掇鹽或增稅取羨有絲粟之利則官攘之有升斗之贏則官征之此權法之召怨

二也近親之田不問權門之田不問乃以民戶世守之業指為官物以耕種不可施之地勒令輸租抑米于茫茫之水指廩於空空之屋議臣曰區畫已定圖籍可成橫奪虛張為欺為暴此括田之召怨三也民怨釋則天意回矣四月朔日食公又言扶陽抑陰三事首曰今日未嘗不用君子而君子之勢未固未嘗不去小人而小之根尚幡王曾張知白雖在朝而丁謂方圖覆出呂大防范純仁雖共政而楊畏挾詐方深恐妖鬼孽孤乘昏嗥嘯姦謀逆計必累陽明此天之所以示變也其意指

山相云庚戌遷左司諫中冬有雷公又言易之游雷震
為長子主器之義彖亦曰守宗廟以為祭主乃者一陽
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 天其以此警 陛下
為國本計乎昔范鎮嘗告 仁祖曰 陛下許臣三年
矣乞行前奏今臣分察之初首陳皇嗣當建 聖度如
天曲賜容納今且兩年資善雖建益國雖封而銘名之
典尚爾悠悠宜臣不能已于言也 上曰朕志已定公
退而自喜曰宗社之福也竟不以語人辛亥九月將有
事 明堂時有密薦淳祐權臣者公力以扶公道凝定

力為請其言曰自景祐慶曆至於至和嘉祐有以朋黨
之論撼君子者有以好名之說排正論者女童習書以
誣介弼內侍密疏以讒脩襄賴 仁祖堅定不搖一竦
既去遂不復來而文富歐韓始終任遇所以四十餘年
如一日也元祐之事則有可悔者矣 陛下臨御以來
寶紹權臣嘗以私意壞吾之紀綱端平更化始從而培
植之淳祐柄臣又以私意盜吾之權寵甲辰更化始從
而董正之今邪經欲絕而不能限來者之多戶庭欲峻
而不能勝求者之巧某遷某職不曰當遷而疑以媚竈

計行某入某闕不曰合入而謂其通神力勝名都藩府
如券取價穹官好爵惟意所欲富貴之柄入主所操也
而使嗜進亡恥之人可以博取幾於倒持矣公道之脈
定力不足扶之乃有泯滅彝常慚負戴履之人朶頤羊
鼎伺隙以投竊步翳行布置愈密臣恐邢揚之弄奸京
檜之貽禍復見於今日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
用公又退而喜曰宗社之福也定國本柅權姦當時以
二事為大樞紐聖意要終不可搖公於此有功多矣
壬子除殿中侍御史心思目前前擅利病民莫甚於京

尹而無敢言者遂以第一義力攻之其言曰今之戶部
先朝三司使也陳恕定茶法則以中等為可行不探
利以病民也張方平論鹽法則以再推為不可欲弛禁
以惠民也今醢醬薪炭幹取不遺田野市朝怨怒日積
攘漕司酒課而京畿之漕莫能支幹俸廳牙契而天下
之俸不可為括鹽之法密則處處有場權酷之禁竒則
在在有庫甚至旁侵禮部之權下行司農之事禁嚴之
地分置私人九重意向內庭動息無不知者長此安
窮其言甚切疏入令家人束裝俟命上俾訥齋程公諭

公程公辭曰臣嘗與之同臺知其必以死諍尹既除紹興都人莫不稱快而疏猶未出公又入奏即以臺牒趣之。上疑非舊典遂有今後不許用臺牒之命預參徐公援端平生遂袁韶之例以告。上意始解卒行其言。乃以余天任攝事公因講次又言天任非才密以裕齋馬公為薦上首肯再三俄而余晦尹京以私意仇諸生激怒右庠之士上下紛紛公率同列以奏曰小司成蔡杭既去諸學官亦求去三學士人又捲堂而去。陛下何惜一晦而使紛紜至此如士心何如國體何晦遂罷

未幾吳子明除大理丞公言子明本一庸人以恩澤補右選既換文資守郡未及考又除朝職班列之臣恥與噲伍。上遣中臣宣諭以元奏付還公又言陳舜封以科第進及為大理許事。太宗聞其父為伶人以宰相不能澄汰流品改授殿直此。陛下家法何愛於子明宣諭至再曰當從卿請勿使趨班俟假及期却令丐外可易元奏以進公曰臣積忱未至無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疏如可易是自虧臣職自辱臺綱必孤。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臣不敢奉詔公既婁忤。旨自分必

斥十月除工部侍郎公徑出闕上累遣中人諭入公
公求去益力上又命右司李公諭旨勉留公始就職
內引力陳知足知止之請玉音曰從班無人卿未可
去同脩撰國史實錄兼權侍左侍郎為殿廬詳定官及
晦入蜀公又直前言宣諭使非其人公素與時相謝瀆
山議論不合晦謝所主也至是愈落落矣遂力丐外以
集撰知婺州婺人迎境上公徑歸五上免積提舉太平
興國宮乙卯除知寧國府公又辭左相訥齋以書勉公
一出丙辰六月至郡蠲旱租減酒課嚴府第私酷折強

宗幹僕事有毫縷便民切切行之以吳行疏罷領事凡
五月不私支一孔一縑邦人服其清儉次年復職予祠
今丞相還朝益加器重而公以老無意於世矣郊裡奏
補吏以正郎權從必隔郊特與奏行人知傳相所以眷
公者公謙厚人也平居與人言惟恐毫末傷其意至居
言責獨有孜孜當世之心在臺五年奏疏傳落人間不
少雖不以直求譽而多言人所難言其詳有園山家集
姑撫其闕繫之大者著之又如迎逢獻羨時習方酣公
乃以孝宗懲進獻邀賞之臣令戶部刷上供舊欠獨行

按劾為奏且曰希進之寵濫及盜臣括利之名累及人主而使四方受橫征之害於國何利哉新寺之役眾諍莫回公乃以韓魏公諫大悲殿蔡端明諫開寶塔為奏且曰邊境多虞國力已困何不留此費積此財以為練兵遣間繕甲治械之用是又因進故事而言者人或未之知也公賦性純慤慤事繼母李恭人以孝稱少至老日不廢書貧於清貧先廬僅數丈晚聚所得祿賜僅葺數椽故居有囿山樓因以自號歲晚食祠廩者三獨處蕭然不過蒼頭數輩食不重味身無鮮衣所趣極枯淡

嘗曰吾之始生外祖夢有高軒入其門左右呼曰林侍郎吾止矣得閑自喜易簣夷然公與臞軒同生於甲辰以文字相好臞軒之文英囿山之文粹筆力異而臭味同白頭如一日臞軒試玉堂而公始第囿山登臺省而臞軒沒公之沒後臞軒十四年實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散朝大夫贈中大夫其綸言有曰殿前作賦膾炙一時袖中彈文芬芳千載持橐方隆于主眷請魔力避於相嗔人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劉公所草也娶方氏繼葉氏先公卒並贈恭人以景

定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辛酉合窆城西之原子孫若干
余因臞軒納交于公既以乙未同進相與三十年每見
握手吐肺肝知公心事為甚悉聞公之逝哭之數日述
公言行以傳信來者余之願也辭雖不工字字皆實錄
後村之密友即許為銘杰也欲藉此以請余固於公有
不慙之悲又幸公有不朽之託矣

湖南提舉宮講太史禮部李公行狀

曾祖德輝從事郎南恩州陽江令

祖永年贈承事郎

父宗之奉議郎通判邵武軍贈中大夫

公諱丑父字良翁先世會稽人唐天寶末與隱君秦系

俱避地溫陵徙居于莆六世思也丞相正獻陳公於度

度支郎建州守事狀言之度支諱德昭陽江於度支為

弟政和名進士世守詩書至昭武以文名其鄉未第時

授徒城北執經者歲數百人諸史百家口答疑問人曰

伯可書廚也公幼而穎悟讀書迎刃解出語輒驚人既

授室獨寢夜誦達旦母趙令人每勸止之猶篝燈帳內

學成以文游諸公間後村劉公臞軒三公鐵菴方公甚

奇其才年四十一始拔鄉解明年擢第端平初改紀典
舉異常時西山真公平齋洪公兩寔齋蔣公王公寔鈔
一世之選同院皆名人無輕許予西山得公詞賦擊節
稱賞參詳意一徐公得公第二場喜曰為國得人于時
名重一榜鐵菴語人曰伯可昔以論名良翁不忝矣調
詔武戶漕家食五載始至捐捧復解舍太守嘉其意助
成漕使項公寅孫雅知名檄至幕下公屢辭不許憲康
公植倉趙公綸爭薦之建守王公寔齋座主也俾子弟
就師焉項移兼帥與公偕來丁令人憂服除久未謁選

後村鐵菴皆以書趣之京尹節齋趙公初以筦庫辟既
見曰是不足為良翁况改辟節制司準遣安晚鄭丞相
與語喜甚曰某於莆得潛夫寔之德潤今又得兄可謂
緣熟除刑工架閣庚戌省試檢點官選太學正沂王府
教授安晚意鄉公為門下諸客所忌公又時以所聞忠
告相雖喜而諸客不樂以臺疏罷添差幹辦淮浙發運
司分職京口今平章時制兩淮以學問深醇文采鉅麗
薦考舉應格改宣教郎添差通判福州公嘗攝郡廣文
士聞其來皆喜綉使康公多以奇書難義詰察案獨公

應答如流遂以貳車領學事聲燁然再倅建安攝府事
事一毫無所私繼守庸齋趙公以學問切磋相得歡甚
秩滿除太學博士歸謁諸塾夷猶十閱月劄以學官不
可久虛趣行丁巳冬抵京遷諸王宮教授先是園山林
公在臺丁方營進以公身同鄉同年婁求轉囑公應且
憎丁以為憾既當軸已落落不合公以其怪繆百出議
論多訛之千峯陳公忤丁去國無敢餞者公獨留江滸
越宿丁客沈翥誦公私闡發策曰吾當北面公聞而笑
曰吾文豈願此曹稱佳丁與翥忿忿俾言者劾去既歸

曰吾師淵明矣買草堂西隙地即亭山也因以自號景
定庚申善類一秦予祠崇禧隨以大府丞召道中遷秘
書郎校文公闡竣事去國添差淮東制參應山李公異
待之滿歲除著作佐郎景獻府教府癸亥春遷著作郎
權禮部郎官適大璫董宋臣差講所承受公與同察力
拒之命遂寢九月以班對公曰吾兩登朝皆不及玉階
而去今不盡言是自負也齋戒沐浴草兩疏首言苛征
戚畹黷貨聽言四事且曰本末備體統該綱紀張政事
舉此堯舜禹湯文武植中國盛際陛下承帝王正統

當以中原盛際為法四弊不除將為世運升降之會辭
不逼切而關涉大憂慮深知言者是之次言競修二習
曰游士競邊功借補競求攝添教正教競於郡土著游
學競於京天下之官冗矣而吏銓大小使臣諸閫都副
鈐轄斗量車載皆競之效也娼優后飾輿阜玉食漿酒
藿肉饗夫如董賢之雙珠被晶盤里婦有秦虢之貴風
俗頹弊浙中為甚過於朱某告先朝時皆侈之積也
二習不去長此安窮穆陵嘉納之甲子春請外提舉
湖南常平義倉常時戶絕之爭產多沒入公務存繼之

曰毋使其家有若敖之餒決廢婦久訟不以勢奪條社
倉舊規虛額必足桂陽豪民龔某乘虜禍屠王媪家八
口冤訴久遏公巡歷立決之人以為神明屬西全寶慶
兩守貪虐怙勢脅制諸臺公謀劾之機泄為所擠乙丑
以臺疏去公笑指其足曰是間有鬼吾歸休矣廟堂憐
其非罪畀崇禧祠咸淳丁卯五月某日以疾卒年七十
四積階至朝散大夫四以進書邸講轉郊恩元士命下
不及見矣公溫良和易胸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
用情見者皆曰德人德人少游竹隱傳公之門傳李雲

龕自出也詩文四六各有法度公頗似之每味南豐諸
作曰吾所由入者其文溫潤含蓄削去穠華其詩清婉
而有味儷語極清新所居後村為憐賡酬無虛日晚歲
傳稿尤富後村素以文字官期之初擢第意未厭儻一
室西湖脩宏博之業寒暑不解衣未幾曰可以應令矣
戊戌中程喬孔山重於取放格不下交游曰良翁不由
此科不為兩制乎及在東淮後村為詞臣奏公自代既
歸儀曹人曰筆生華矣豈料文章竟不得力遂為劉賓
客乎家素清貧雖稍沾祿賜僅僅自給而析其半為義

廩與弟姪共之聞者以為難歿之日自處夷然後村往
候之舉予為別而暝有文若干卷未編次藏于家初娶
林氏先公卒三十年贈恭人繼室以其娣封恭人先後
皆賢善居室公賴以自佚終身守書卷家之有無不問
也子二人長濟孫登壬戌第迪功郎主六安簿次勤孫
迪功郎安豐尉孫一人將以遺澤奏女四人鄉貢進士
方之巽林公晉何應采太學待省進士吳澧其壻也將
以其年十有一月二十五日葬爐峯之陽仙溪東其孤
囑余狀其事曰後村翁許為銘矣余於公為同升相與

二十四卷
最篤密間留溪上共榻而寢語至窗白及與余迭為表
郎頗以自喜余南歸公出使書問不少間乙丑余留徐
潭公載酒一再又與後村同餞宿古囊三日賦詩飲酒
樂甚豈知四十年筆硯之交竟訣於此集嗚呼傷哉握
筆技淡未能詳公之美姑識其本末云爾

竹溪虜齋十一藁續集卷第二十四

竹溪虜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五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學記

太元精語

子雲作太元以擬易昔人以為僭惟韓在之婁稱之至
我朝康節司馬老泉却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
者司馬公為之註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
說此語固佳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潛

虜齋續集

一

二十五卷

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原則迥異矣太元
有古意潛虛出似後世文字今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
之亦畧為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坡
老一言而忽之也

中準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在曆為冬至黃宮土中也信者萬物之生意猶今日
花信曰春消息也陽復物將生消息皆在地中矣

次二神戰於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於玄善惡并也玄
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此心未定

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

次六月闕其搏不如開明於西測曰月闕有搏賤始退
也賤一作明不如賤字佳

開明者初三四其明在西方一鈎一弓十五之後其
圓漸闕雖其明尚多其勢退矣此與其進不與其止
之意賤者不與也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

秋氣肅殺萬物覆敗常數之必然也黃中也為德不
中則必至覆敗猶常歲之秋必肅殺萬物也

周準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莊子曰樞得其環中即植中樞也植立也立於中而

能運故曰植中樞周環而無方隅言不可定也衣之

背縫曰督督中慮思也立中於心故曰立督慮也

磳準 磳難也

次二黃不純屈於根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

黃中也立中道於此則萬善由之而生為中不純則

善根屈絕矣何以適中乎

閑準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舍注音捨今音釋鍵鎖牡也管所以出入鍵者也關

門而無鍵雖有鎖管亦開釋矣言失防閑之道也

次六閑黃埃席金第測曰閑黃埃以德固也

埃古雉字城也第床筭也閑以金城藉以金筭人之

之自防如此喻有德以自固也

少準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足故也居貧而

不為貧之計是以虛為盈者入誰振貸之喻當謙而不謙者

上九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枯瀆難潤但有三日小雨則有射谷之射矣言謙久必益也

庚準 乖庚也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兕在東南而矢射西北事相違戾何由有功

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倉靈木星也其配為太白金星也金木相配而不可以同二十八宿之度太白在南木星在北名曰牝牡歲則大稔金木合為白衣之會歲大水言事有相戾而吉者離麗也作為也失則為敗也

干準 干進之意

次三藉鍵挈挈匪貞測曰藉鍵挈挈干祿回也鬼谷子有內鍵飛藉篇挈挈急切貌以術干說欲求爵祿非

正道也。藉，鍵用術以藉束，鍵固之，即縱橫之術也。藉，渠掩切。不正也。

次七何戟解解邁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

何與荷同。檐，荷戈戟而行解解，然必與物相遇，言相抵觸也。行道之間，必不見容，言小人以非道而行，多抵觸也。解解，惹絆之意。胡買切。

次八赤舌燒成吐水于鉞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

土以赤舌而燒城口中出火也。又能吐水于鉞，變幻之

術能為吾崇崇必有以解之。赤舌吐水，讒賊之喻。柳

子厚有此賦。

狩

準狩音疎義同進也大也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狀

也。

逝逝猶去去也。獨進而自行，可以小事，不可以大事。

言無助也。

次八蚤虱之狩厲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

疏附之小人如蚤虱，然只以自取危厲而已，不足賴。

恃也

羨準

羨餘也猶壁羨以起度之羨

上九車軸折其衡相四馬就括高人吐血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也相音月折也括結也車將行而軸與衡俱折四馬又有繫結車上之高人必墜而有傷至於吐血也言非道羸餘反以取禍

童準

次七脩侏侏比干朱儒測曰侏侏之脩無可為也

脩長也侏侏長大之貌朱儒端小也年長而有童心不足有為也

上九童廩觸犀灰其首測曰童廩觸犀還自累也

童以小廩而觸犀牛自碎其角不量力也灰廩碎也

增準

次三木以止漸測曰木止不漸增不可蓋也

木雖止而其長有漸誰得而抑遏之蓋掩也進學日

益之喻也

次五澤庖其容衆潤攸同測曰澤庖其容謙虛大也

六澤在下而諸水自歸之謙以得益之喻也

銳準

初一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蚶食黃泉而心一蟹多足而躁反不如之荀子勸學

篇已有此喻

達準陽氣枝枚條出物莫不達

自枝別者為枚自枚別者為條言陽氣既達枝枚條皆生也一樹之間枝為大枚為小條又小者言氣自下而上大而小也

初一中負獨達迴迴不屈測曰中負獨達內曉無方也

迴與洞同中心達而無窒礙也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

方也扁必汚切

扁狹也見小而失大不能自救其失也所獨者止隅

一方所以小也

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

次二曰迷腹達目言內惑而外察也此曰迷目達腹

言內明而外惑也內外俱明則善矣

交準

泰

初一冥交於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貞懷非含慙也

交於神明祭祀也雖齋而其內心不正非事神明之道心既懷非則內慙矣

次五交於鸞猩不獲其榮測曰交於鸞猩鳥獸同方也

鸞鸞猩猩雖能言非人類也言交於非人祇以自辱也

次六大圈闕小圈交之我有靈殺與爾殺之測曰大

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大圈求晚切券養之所也以我大養之地而交其小養

者即頤卦大烹養賢之意大養猶大蓄也以我之靈

殺與爾共食之言與賢者共天祿也殺合作餽餽啖

食也

次七交於鳥鼠費其資黍測曰交於鳥鼠徒費也

所養非類徒費無益也與鸞猩同意

更準

與軟同柔弱之義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測曰黃菌不誕俟速偶也

述一作執古仇字也音執匹耦也黃菌靈芝也芝待慶慶雲而後生需其類也

僊準

次六僊福貞貞測曰僊福貞貞正可服也

次七僊禍介介凶人之郵測曰僊禍介介與禍期也

介介邪僻之貌僊福僊禍即積善積惡餘殃餘慶之意

次四訕其角直其足維以僊穀測曰屈角直足不伎刺也

伎與伎同音至刺郎切刺狼戾也屈角不觸物也直足行以

足行以正也以此待祿必可得也穀祿也

次八不禍福僊天活我測曰禍不禍非厥說也

無取禍之尤而不幸得禍少待其定天必活我說與

尤同即雖在縲紲而非其罪之意

上九僊尫尫天撲之顛測曰僊尫之撲終不可治也

尫者病人仰而拘天顛額也言惡人為天所棄何所

仰望亦徒僊也

從準

膚齋續集

九

二十五卷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日日於幽隱之時而求其嬪月於冥晦之時而隨從之

言合朔之始也基始也言君臣相得於隱微之中即

遇主于卷之意

次四鳴從不臧鳴從巧言以求合也雖得其從終不善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言去惡從善猶藥用雄黃可去惡肉而生新肉也拂

除也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進準晉準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失道而進其終必否則今日之進所以生異相之退

也故曰退母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

進不以正為世所毀其過咎滿耳之聽即榮華不滿

眼殃咎塞兩儀之意

釋準震散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脂澤也以中和而布散其德澤天下自然夷平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

廷喻内也用威不于外而于内則一家之和正俱失
之矣

格準拒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膠漆既開釋則弓不可用矣何者弓之角與木已離
不合矣言人心無所固結豈能用以禦難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息生也金生而石消善長而惡消也所去者小所來
者奕奕矣言改善遷過則其德日盛也

夷準傷也

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頃測曰嬰兒於號中心也

號胡刀切頃所嫁切聲變也嬰兒之啼其氣和柔雖
三日之久而聲不變也此用老子之意言人能和平

其心則無所傷也

次四夷其牙或飶之徒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飶之徒猶曰飲食之人也貪於食而至夷平其牙所

食雖多亦不足貴言不義而富貴非吾徒也

樂準音落

次三不宴不雅噪呱啞咋號吽倚戶測曰不宴不雅樂禮廢也

噪古吊切啞音厄咋音責呱音孤皆不樂之聲也雅

大雅樂也不宴飲不用正樂但噪呱啞咋以度日至于

夷死亡而號吽者倚戶矣即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之意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神嘻鬼嘻稱樂畢也

嘻歎也小人虐衆以自樂人鬼共嗟怨之得禍必速

矣要約也約少其期言不久也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鬢資測曰極樂

之幾信可悔也

樂至于極哀之幾也其至不易日矣鬢資與嗟咨同

大即樂極則哀來之意

爭準訟

初一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隱冥無形之中也以不爭而善勝默運于無形之中

此天道也素即太素也

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悃也

嚇呼駕切悃與怙同以口拒人曰嚇詩云伊予來嚇人不量力如河方潰而以口嚇之徒自臞瘠何可恃也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天文弧

矢星在狼星後狼之噬物方盈其口而人在後射之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意言不如後禍也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相牙相噬也掣尺制切即卞莊子刺虎之說兩虎相

鬪既弊則人皆取之矣掣即制之意

務準事也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綸音須衫帛也或作綸音遙綸翟之服也言蜘蛛雖巧不如蠶可以為衣為服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事功既成不能自守必至於敗如雲既成雨則自然墜落也此非天命自取之也

事準

虞齋續集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諉喪其哲符測曰不咨不諉其知
亡也

諉與諛同樞事之始也圖事之始不謀於人自奪其
鑒也哲符此心至靈至明之喻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以男子
而為女子之事女之字育亦可代乎言人各有職業
非所事而事皆失常也

次七大人扶孤豎子提壺測曰大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大人老者也老者扶其孤而小子為之提壺尊卑之

分宜然也

更準變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陽盛九陽極極則衰宜知通變如輪軫之轉則得
其道矣即通變無弊法之意

次三化白于泥淄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
淄黑也黑泥可以化白乎言不知變而變則失其道

矣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牛有角而童之馬無角而欲角之此古今所無之事
逆天理而求異非所當變而變也

斷準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

斷決于心而不見其用斷之迹曰滅斧冥者隱而不
可見也繩矩法則也法度在心不見于外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闕乃後有鉞測曰決不決辜及身
也

仇敵在近初不闕遠當斷不斷必有斧鉞之事在後

刺來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鏢測曰庚斷甲義斷仁
也

庚義也甲仁也以義斷恩也碩大也我心所見者大
其後乃有鏢美也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入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蛾蛾衆多之貌匠人用此以制木此用兵制敵之喻
也

毅準

虞齋續集

上九豨豶其牙發以張弧測曰豨豶其牙人所獵也人
一作吏非

毅其牙者勇用其牙欲以噬人人必張弧矢以取之
發起也小人用勢正以起兵而自禍也

裝準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立夏氣應陽雖大用事而一陰已生據于在下陽則
束裝將去矣

次二鵠鵠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鵠鵠之慘
懷憂無決也

六鵠音哥又音加雁也慘冰怕寒也翼飛也向南而飛
去寒就溫雁所宜也今懷愛其乘匹而未決去喻人
之當退而不退也乘時證切

次五鴻裝于溜飲食頤頤測曰鴻裝於溜大將得志也

六溜水名也雁自北來宿於冰濱得其所也頤頤自得

縣之貌

衆準

次七旌旗絺羅干戈蛾蛾師孕唁之哭且暋測曰旌旗

絺羅大恨民也

絳戶挂切言音嘒暎莫佳切絳羅惹絆也蛾蛾衆多
散亂之貌師敗孕婦相吊言也暎竊視之貌言百姓
皆恨其上也

親準
比

次三螟蛉不屬螺贏取之不逐悔測曰螟蛉不屬失其
體也

不屬無類也不逐悔不禦侮也言親非其親緩急不
相為也逐侮猶迎敵也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厚厚親其所親也斗居中央而中星環之君子得衆
之喻也

斂準
小畜

次二墨斂載載寢我匪貞測曰墨斂載載非其以先也
墨貪也載載取之盡錙銖也匪貞不正也言取民載
悉則我之政道寢失矣

次六閔而綿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閔綿之戒不
不識微也

閔憂也綿微也元首也其憂雖小憂之大者自此而

始言當慮微也

睥準

初一睥于內清無穢

言初心之純也無穢不雜也

次二冥駁冒睥眇于中測曰冥駁冒睥中自慮也

冥冥昧之中駁雜以萌則其粹美皆冒沒矣眇與惡同漸也應慮於計切隱昧也

次五睥于幽黃元貞無方測曰睥于幽黃正地則也

幽冥也黃中也其睥在心也元貞大正也無方不可

定名也即是黃裳元吉之義

次七睥辰愆君子補愆測曰睥辰愆善補過也

辰時也人誰無過當過之時能以睥易愆則善矣

盛準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時雖盛而不以法則自守則失中心之德墨法也冥心也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揮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

何與荷同揮音纏又音丹衆多之意滿肩言不自勝

也提取也言小人受福不能自勝必自取禍

次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

火方炎而水忽至必能滅之盛極必衰之喻也乘盛

也

次八挹于滿熒幾後之頃測曰挹于滿幾危也挹損也

挹損也熒炎也既盈滿之時宜自挹損而反以熒熾

自矜乃後日傾危之地也幾兆也測曰幾危者謂此

水乃傾危之幾也

居準家人

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壺無以相

承也

洗蘇典切壺酒尊器也婦之事姑無盛酒之器乃行

酒于地上非禮也洗猶書曰洗腆致用酒也塗泥塗

也即在地之意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遠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矣

遠音剛獸迹也堂尊處也既有豕在則狗亦相繼而

至也繫遠猶接迹也此自辱以招辱之喻

次八反其几雙其杙其家不吉測曰反几雙杙家用不

臧也

凡以家食今反之也只用一今二之其家必不美矣
言所用失道也札與七同皆美也此位家不用禮法
之喻

上九株在孽其種不絕測曰株在孽其類乃長也

木斬而復生曰孽枯株再生孽則其種不絕矣書曰
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此既廢而復興絕而復續之

喻

法準

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造作也作法而不應法何可用也

次五繙陸陸鉗實腹井潢洋終不得食測曰鉗實腹非所
學方也

繙音橘汲索也陸陸索下之貌實音田鉗腹先填滿
也潢音黃潢洋猶汪洋也索雖下井水雖多鉗既滿
何以得水非虛心以求益也

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測曰于紀于綱大統用也
綱紀既定而示以正大光明之道則治統得矣

論心學文曰示以五大法即久蓋頂法也得此
九次子後書曰示以真法即曰子為子誠大哉用
何心論本非誠以心求蓋心以心求蓋心以心求

竹溪盧齋十一 藁續集卷二十五 真音田特觀光真藏

此音黃藏半餘五半以索解下其水難多特特藏
此音黃藏半餘五半以索解下其水難多特特藏
此音黃藏半餘五半以索解下其水難多特特藏
此音黃藏半餘五半以索解下其水難多特特藏
此音黃藏半餘五半以索解下其水難多特特藏



